

鄭端簡公今言類編

鹽邑志林第三十五帙

黃岡後學樊維城彙編

後學

姚士麟

劉祖鐘



曾孫鄭端濟重較

右文門

敬天
正譌

崇祀

造士

定謚

敬天

近日士人知天文者多有其人惟光祿少卿樂護
鳴殷華湘原楚為精二人共上五星聚營室疏其
明暢懇切禮官覆疏亦直言規戒皆可傳
吳元年太史院使劉文成公基率其屬高翼等上

戊申大統曆洪武元年

戊申

改沅為司天監又置回

回司天監是年十一月徵元太史院使張佑張沂

司農卿兼太史院使成隸太史同知郭讓朱茂司

天少監王可大石澤李義太監趙恂太史院監候

劉孝忠靈臺郎張容回回司天監黑的兒阿都刺

司天監丞迭里月實十四人二年又徵元回回曆

官鄭阿里等十一人至京議曆法占天象三年

庚戌

定為欽天監掌察天文定曆數

洪武十七年

甲子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成凡二十

四卷詔賜秦晉燕周楚齊六府是書刻在南雍余

嘗託友人印刷友人言此非我朝書殆前代人所

纂或出山野小說家洪武中止有今南京為京師

何以此書乃有北京又言南京應天府若前代書

何以又有十二布政司布政司古未有也余曰是

洪武中書無疑此時未有貴州布政司而有北平

又洪武元年詔以應天為南京大梁為北京矣

正統己巳

十四年

大統曆二至日晷晝夜六十一刻

岳文肅公

正

大異之識者以為用事大臣任私智

廢曆法必有搖本之禍八月六師陷土木

嘉靖十八年五月夏言落職致仕尋復入內閣以

梁材爲戶部尚書六月丁酉震奉先殿鼓樓災山西地震有聲如雷南京禮部右侍郎呂柟致仕理河副都御史朱裳卒七月遼東兵變庚寅震武功坊江浙大水庚申葬 獻皇后顯陵閏七月木火水金四星聚東井河南大疫辛未 獻皇后祔廟中宮亞獻咸寧侯仇鸞總督軍務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毛伯溫參贊軍務討安南九月虜數入宣府塞辛酉 上行視長陵癸亥還宮十月大同總兵都督梁震卒十二月虜入宣府塞成祖於建文已卯元年七月元月元兵靖難宸濠寧庶亦

以正德已卯十四年六月反湖廣二閣三皆石首人

文定楊溥即南楊永樂甲辰二十年文簡張璧治靖甲辰二十

年入閣所事 二帝皆藩王入繼太 忱永樂辛丑

四月庚子三殿奉天華蓋謹身災嘉靖辛丑一十四年四月九

廟災

正統四年巳四月災異修省勅諭公侯伯府部院

等衙門官寬恤事宜第一條吏部擢用官員宜精

選賢才任之或罷輒無能者或老疾不堪平昔行

止不端謹者悉皆罷去承差知印吏典人等亦宜

精詳考察賢否貪污及庸懦無能并不請行移者

悉皆罷去不許徇私濫用糜廩費祿益先時皆因
事因災考察也

嘉靖丙午

二十五年

京城大水明年歲星守營室西內

災澄城山分崩離析都城隍廟災又明年二月日

有異常之變三月朔日食於夜是月望月食煖閣

又災尋有

孝烈

方后

之喪又明年有

莊敬

太子之子

戚春秋傳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后及

太子也

崇祀

洪武五年

壬子

罷孟子配享文廟踰年

上曰我聞

孟子辯異端闢邪說發明孔子之道宜祀如故二

十九年

丙子

罷楊雄從祀祀董仲舒正統二年丁巳進

胡安國蔡沉真德秀從祀八年

癸亥

追封吳澄為臨

川郡公從祀成化二年

丙戌

追封仲舒為廣川伯安

國建寧伯沉崇安伯德秀浦城伯弘

乙未

追

封楊時為將樂伯從祀嘉靖九年

庚寅

改大成至聖

文宣王為至聖先師孔子四配為復聖顏子宗聖

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從祀及門弟子稱先

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去塑像設木主盡罷公侯

伯諸封爵申黨申根二人存根去黨公伯察秦辨

顏何荀况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罷祀林放蘧瑗鄭玄鄭眾盧植服虔范甯七人祀於其鄉進后蒼王通胡爰歐陽修陸九淵從祀改稱大成殿爲先師廟大成門爲廟門別立祠祀齊公叔梁紇稱啟聖公孔氏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稱先賢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稱先儒撤無繇點鯉從祀

嘉靖九年

庚寅

更定南北郊禮南郊

皇天上帝南

向

太祖西向東一壇大明西一壇夜明東二壇

二十八宿西二壇雲師雨師風師中師北郊 皇

地祇北向 太祖西向東一壇中嶽東嶽南嶽西

嶽北嶽基 運山翊聖山神烈山西向西一壇中

東鎮南鎮 西鎮北鎮天壽山純德山東向東二壇

東海西海 南海北海西向西二壇大江大淮十

大漢東向

洪武甲寅

年

二月丁酉朔日食下禮部尚書給事

中等官議文廟祀禮請改用仲丁制曰可

國初郊廟社稷先農爲大祀已而改先農及山川

帝王先師旗纛爲中祀諸神小祀今皇帝世宗以

日夕月 神地祇爲中祀大祀致齋三日中祀二

日祀有牲牲四等曰犢曰牛曰太牢曰少牢色尚
駢赤或黝黑天地日月加玉焉玉三等曰蒼璧曰

黃琮曰玉牲大祀入滌九旬中祀三旬小祀一旬

殺禮不用牲用果脯從其族也或用素羞祀有帛

大祀中謂京師用制帛制帛五等曰郊祀曰奉先

曰禮神 展親曰報功小祀素帛禮佛帛王國司

府州縣亦用帛小祀則否凡祀有樂樂四等曰九

奏曰八奏曰七奏曰六奏奏樂有歌有舞歌堂上

舞堂下舞皆八佾佾有文有武先師六佾佾去武

小祀則否凡助祭文臣五品武臣四品以上嘉靖

中都給事十乞得助祭帝社稷無助祭大臣五六

人陪拜焉小祀則否

嘉靖十年外三月朔勅諭朕仰惟 太祖肇創洪

圖奠清宇宙掃除腥穢復我文明克享天心君臨

億兆必自上世之積乃出中夏之元聖顧追報之

典未舉而昧幼之懷罔遂朕躬承 祖鑒恭行大

禘禮今孟夏之吉祀始自出之祖于太廟奉 皇

祖配每逢辛丙之年一舉著為成範欽哉親撰祀

文定擬神牌冠服陳設圖儀凡祭書神牌于太廟

曰 皇初祖帝神南向 太祖配位西向

洪武二年西立功臣廟於雞鳴山論功列祀二十六

一人命死者塑其像生者虛其位是時胡大海馮

國用趙德勝耿再成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等成

八人先棲神於卞蔣等廟乃塑像移祀於此徐中

達常開平李岐陽鄧寧河湯東甌沐黔寧六王及

華高吳良吳楨曹良臣康茂才吳復孫興祖尚三

但虛其位洪武二年太廟侑享初有廖永安凡

十三人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

海趙德勝七人已卒祀廟中九年始加封號贈謚

罷永安祀時徐常李鄧湯沐六王俟其卒進侑皆

太祖所親定也然功臣廟無廖永安桑世傑而

太廟乃有之馮國用丁德興茅成華高吳良吳楨

曹良臣康茂才吳復孫興祖祭於功臣廟而太

祖侑享不與焉此太祖之權衡度量非後人所

能測識也昔西漢定元功十八人位次東漢雲臺

三十二人唐凌煙二十四人宋昭勳崇德二十四

人皆託褒揚於位貌而已太祖之廟庭侑享則

以血食寓褒揚其報最里其禮最隆矣嘉靖十六

年丁酉郭勛欲進祀其立功之祖武定侯英於太

廟乃倣三國志俗說及水滸傳為國朝英烈記言

生擒士誠射死友諒皆英之功傳說宮禁動人聽聞已乃疏乞祀英於廟庶又言英本開國功臣卒於永樂年間以故不廟祀而不知 太祖定廟祀時固兼生死而論定矣且英之封在洪武十七年甲論平雲南功大將潁川侯傅友德進封潁國公副將藍玉仇成王弼先封流侯者與世嗣偏裨都督僉事陳桓胡海郭英張翼兵興以來屢効勤勞今勲尤著於是桓封普定侯海東川侯英武定侯翼鶴慶侯蓋廟祀定後十六年而英始侯也歷代帝王廟歲仲春秋 皇帝遣大臣祭太昊伏

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

軒轅氏帝金天氏帝高陽

氏帝高辛氏帝陶唐氏

有虞氏夏禹王商湯王

周武王漢高祖皇帝漢光武皇帝唐太宗皇帝宋

太祖皇帝分五室室太牢一禮三獻樂七奏舞八

佾從祀名臣風后力牧皐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

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大公望召穆公虎方叔張良

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邵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

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

浚凡三十二人列兩廡廡二壇壇少牢一先是洪

武元年

戊申

祀三皇用太牢勾芒祝融風后力牧配

四年辛亥令天下立三皇廟歲春秋祭已而令祭於

陵是年命官參考歷代聖帝賢王但在中原安養

人民者三十四君合祀之擇名臣從祀六年癸丑禮

官言古帝王有父子祖孫一廟合祭非禮令別立

歷代帝王廟同堂異室歲春秋祀三皇五帝禹湯

文王武王漢高祖光武唐高祖太宗宋太祖元世

祖其守成賢君令所在有司歲春秋祭於陵七年

甲寅塑帝王袞冕坐像 上曰伏羲神農未有衣裳

之制勿皆冕服已而郊祀祔祭諸帝王省春祭歲

仲秋遣官祭於廟二十年丁卯以武成王從祀帝王

廟去王號罷故廟祀二十一年戊辰禮官擇上歷代

名臣始終全節者三十五人從祀帝王廟 上曰

趙普負太祖不忠不可祀元木華黎安童祖也不

可祀孫而去祖可祀木華黎安童祀祀伯頰阿

木可勿祀又曰漢陳平馮異潘美皆宜祀未幾

上曰文王雖基周命終守臣節唐高祖天下本太

宗力也可勿祀祀於陵增祀隋文帝是年廟火改

建于欽天山之陽去隋文帝子午卯酉年傳制祭

陵停廟祭嘉靖九年庚寅罷歷代帝王南郊從祀禮

官請加南京廟春祭 上不從令建廟京師歲仲

春秋祭南京祭罷十年春廟未成 今皇帝世祀

之文華殿廟初成 今皇帝至廟祭是年修撰姚

涑請罷元世祖祀禮官議不可 上從禮官議二

十四年已給事中陳棐又言之乃罷祀元世祖并

罷從祀木華黎五人

洪武十一年秋享太廟太常奏果未熟請以桃代

上曰諸祭果實不必常品有即用之著為令

皇祖製太廟祭器曰今之不可為古猶古之不可

為今禮順人情可以義起所貴斟酌得宜必有損

益近世泥古好用籩豆之屬以先生既不用

似亦無謂其製祭如生儀

侑廟功臣位次中山王十二人 洪武年定河間王

四人洪熙年定皆序封爵首王次公次侯開國功

臣靖難功臣各自為序嘉靖丁酉十六年進誠意伯

劉基位六王之下羣公之上以為不倫及營國公郭

英進祝并兩朝功臣敘爵於是營國公列永義侯

之上誠意伯列寧國公之下矣

造士

洪武辛亥四年有進士永樂癸未元年無進士天順癸

未七年亦然永樂初即位天順南省火皆以明年甲

申會試永樂己丑七年長陵北征又明年九年殿試

故有辛卯進士正德庚辰十五年康陵武宗南巡明

年正德十六年辛巳新天子世宗自興邸入即位故有辛

巳進士又明年癸未嘉靖二年遂有進士我朝百六

十一年癸未惟一舉

洪武三年庚戌開鄉試明年辛亥會試是年天下

亦舉鄉試又明年壬子連舉鄉江西吳伯宗辛亥

狀元也解學士文有曰家君以洪武四年辛亥主

考江西蓋會鄉是歲同舉解江西人遂主江西試

事壬子則今于午卯酉例耳

聖祖開科詔務求博古通今之士乃所試僅有判

語及一二時務策生徒竟未識大明律所云時務

盡掇述括帖以故士乏通今之學其於政體得失

人材優劣且不論只歷朝紀年及后姓陵名

知者亦鮮近二十年來士大夫始以通今學古為

高矣

洪武開科四年辛亥詔五經皆主古註疏及易兼程朱

書蔡詩朱春秋左公羊穀梁程胡張禮記陳皓乃

後盡棄註疏不知始何時或曰始于頒五經大全

時以為諸家說優者采入故耳然古註疏終不可

廢也

永樂甲午年十二月十月上諭行在學士胡廣侍

講楊榮金幼孜曰一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

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切

當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

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羽翼然各自

為書未有統會爾等亦別類聚成編務極精備庶

幾垂後廣等恐其事舉朝臣及教官有文學者同

修開館東華門外明年九月書成上御殿受之

羣臣表賀蓋去及一年而成可謂太速矣時文貞

楊士輔宗獻陵宗南京監國故不預

歷代名臣奏議成祖勅纂之書也永樂丙申四

年十二月成進覽刊布先是上以璽書諭皇

太子令翰林儒臣採古名臣如張良對漢高鄧禹

對光武諸葛孔明對昭烈董仲舒賈誼劉向谷永陸

贄奏疏之類彙錄以便觀覽云今此書無序亦無

監纂編纂官職名是時西楊士在南京佐太子

監國正危疑之際也

定謚

丘文莊公濬言朝文臣有謚始於姚恭靖公廣

今言五

胡文穆公廣恐 謂未可謂為文臣謂之武臣可

也文臣賜謚寔於王文節公律 文節於建文元

年四月贈翰林學士賜謚永樂中改謚忠文

翰林始得謚文餘不得與不知出何令典劉文安

定儀文簡智吳訥楊廉二文恪魏文靖驥葉盛王

儒邵實三文莊何文肅喬王文毅皆非翰林彭

從吾韶易名惠安林見素俊有改謚之請未見施

行然亦有官至內閣不得謚文者馬愉許彬二襄

敏王毅愍文陳荊靖文是也

我朝 帝后尊號皆有孝字惟 景皇汪后無孝

字文臣無謚孝者國初惟贈東海侯陳文謚孝

謚端者惟三太宰謚文端王端毅王端肅馬文一

司徒文端周一司馬端敏胡世 近日秦鳳山亦端

敏吳白樓亦文端

國初謚美惡兼用洪武二十二年已魯王卒 上

諭禮部尚書李原名曰父子天性謚法公義朕不

得以私恩廢公義可謚曰荒永樂六年戊伊王謚

厲洪熙元年 上命禮部尚書呂震諭翰林定故

兵部兼詹事金忠寺十八人謚內有通政使賀銀

謚不美 上曰此數人皆在先朝盡心國事有德

禮部志林 卷之三五 今言五

行重厚表裏一致者有涉歷艱難始終一心者必
加旌褒庶幾禮賢序終之道但朕意未嘗及銀銀
勞可贈官行不應夫謚若加銀惡謚又不若無謚
人不得議焉古人謂蓋正為定論美惡示至公也
銀竟不謚

姚廣孝僧謚恭靖方文康榮靜四字又有

太醫院判蔣用文恭靖院使袁寶襄敏太子太保
尚書掌太醫院事許紳恭襄

正譌

人言金石之文及心書可信余嘗錄九卿題名殊

可笑兵部尚書刻徐泰鐵鉉時未有北京也况鐵

以軍功陞仍在行中未嘗任部事嘉靖中一時五

尚書皆經畧四方未嘗至部亦題其名胡端敏公

世寧實為兵部尚書代王時中而李康惠公承繼之

乃不書其名名在侍郎中又不書陞本部尚書初

建北京設行部部設尚書三人侍郎四人其屬六

曹清吏司以戶部尚書掌北平布政司事郭資刑

部尚書掌保定府事雒僉為尚書僉坐事死黃忠

宣公福代之劉辰賈為行部侍郎今改行為刑盡

題名刑部江西通志首書寧王封於寧夏而不知

寧王之封大寧大寧卽北平行都司地永樂初以其地畀朵顏三衛遷都司於保定山東通志書齊王賢熒反而不知反者賢熒之父博也他如此類不可悉舉

南雍志祭酒黃佐所修載弘治元年諫官張九功奏言孔庭從祀荀况馬融王弼楊雄皆在所當出今之儒臣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薛瑄在所當入上命禮部會議於是尚書周文安公洪等僉言楊雄已黜於洪武時而薛瑄嘗與元儒劉因並欲從祀以大學士楊士奇西謂其無所著述而止文貞

楊卒於正統九年甲子三月文清薛瑄天順元年丁丑正

月入內閣六月致仕天順八年甲申六月卒何謬此

李文達公賢天順日錄云八月十五日之變天下

聞之驚懼不寧賴今上皇帝景泰以太弟卽位尊

兄爲太上皇人心始安又云景泰不孝於親不

敬其兄不睦其室朝廷之上怨恨真鬱災徧天

下前後何不類如此

國朝小說書數十種中亦有浪傳不足信者惟野

錄中一事極可惡獻陵仁宗洪武十一年戊午生于

鳳陽長陵成祖入金川門時獻陵守北平年已

二十五 景陵宣宗 建文元年二月生于北平

獻陵得子最早年二十九歲已有六人凡十子

成祖愛 景陵時時稱太孫英武類我 景陵擒

漢庶人高煦詔有誣妄先帝愛及朕躬 好事者為

野錄遂妄言耳

南京中府守備廳題名記一李克剛 喬宇二公

名通今之士李記云 太祖遷都 皇孫監國而

不知 成祖時監國乃 太子非 太孫也是時

仁宗為太子監國南京 宣宗為太孫從行撫軍

監國北京 仁宗初即位 宣宗為太子洪熙元

年四月以南京地屢震令 太子祭告 皇陵孝

陵為名實有監國南京之命喬記云永樂乙巳詔

以勲舊重臣鎮守而不知永樂二十二年甲辰八

月 帝崩明年乙巳乃洪熙元年也近日尚寶司

題名碑張文隱公文甚佳下書少卿姚繼次袁

中徹是矣繼下書文敏公姚夔之子江建德縣

人不知繼乃恭靖公姚廣孝之嗣子長洲市中人

也文敏公正統七年己丑進士父以正統舉進士而

其子乃永樂中恩蔭為少卿此不足辯直可發一

笑耳文敏三子璧瑩璽

南京吏部題名記首高嵩洪武三年任次張銘善
次郎本中次陳修又次滕毅毅註洪武四年任今
考毅於初設吏部時與楊士義等六人爲六部尚
書入見奉天殿受面諭毅後趙瑁瑁後高嵩李信
詹同同洪武四年爲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七年
出吏部爲翰林學士承旨呂熙代之題名乃云洪
武七年任張郎陳三人亦非相繼並在軍中書省
後爲尚書洪彝在翟善之前劉崧在俛斯之後題
名以俛爲揭乃後有洪彝而無劉崧崧者尚書陳
敬余焯皆試尚書尋爲真翟善驗封署郎中事主

事署部尋爲真

南京諸衙門題名碑宜分別書如吏部首書吏部
某官某次書南京吏部某官某次復書吏部又
次復書南京吏部乃爲實錄今槩書南京未善况
都察院名臺名府不同又御史大夫御史中丞與
今官名亦不同乃槩列於今名官可乎

于肅愍公

謙

神道碑倪文毅公

岳

作倪公弟阜于

公孫壻也碑文以虜入寇京城爲景泰元年以
上皇還京爲辛未年辛未景泰二年也虜至德勝
門寔正統十四年巳十月事 上皇入南宮寔景

恭元年

庚午八月

丙戌日

事此名臣大功業儒臣大制

作尚爾舛誤金石之刻豈足盡信

近記時事小說書數十種大抵可信者多惟雙溪雜記蹇齋瑣談二種好短人似其好惡亦欠端然雜記中言哈密事却是彭幸庵澤忠孝剛方有大臣風節其處哈密能無遺憾也

我朝雖設修撰編修檢討爲官特有其名耳實錄進呈焚草液池一字不傳况中間類多細事重大政體進退人材多不錄每科京師鄉試考官賜宴皆書冢宰內閣大臣其先後相繼竟不可考他

可知矣

春秋謹華夷之辨中國有主也文中子

王通帝元魏

未爲非聖祖功德高百王詔文嘗稱曰天命真人於沙漠帝王廟中以元世祖與三皇五帝三王

漢高光唐宗宋祖並祀真聖人卓越之見

紀元有號起於漢武帝至今千數百年正統分裂僭逆不知凡幾紀元一帝一紀元實自洪武始然亦有同于前者張重華王則皆永樂元出帝天順夏崇宗正德唐高祖太宗止武德貞觀一紀元

鄭端簡公今言類編

終

鄭端簡公今言類編

鹽邑志林第三十六帙

黃岡後學樊維城彙編

後學

姚士麟
劉祖鐘
訂閱

曾孫鄭端濟重較

人物門

道學

臣品

異術

道學

撫州吳與弼天順中

元年

石亨薦之

命行人

曹隆

賈

勅書束帛造其廬以伊傅禮聘之與弼拜使即言
朝廷厚意當赴闕謝恩但本意不受官職就辭幣
比至授左諭德引見文華殿上問曰久聞高義

特聘爾來如何不受官職對曰微臣草茅賤士少
嬰疾病不能出仕今年六十有八衰朽實不堪供
職上曰宮僚亦從容優閑不必辭對曰朝廷之
職臺諫之次宮僚爲重上曰宮僚亦衆不專勞
先生不允所辭終不敢應於是賞文幣四表裏羊
酒柴米遣太監牛玉送至館上顧謂李賢曰此
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與弼終不就三辭後稱病
上謂賢曰與弼旣來如何不受職若受職亦不相
拘聽其自在候秋涼欲歸亦不固留以俸祿養其
終身不亦可乎復命賢諭意亦不受留京兩月具

本再辭

天順二年五月辭歸

上曰旣以行人聘來還以行

人送歸再與勅書令有司月供食米以贍終身與
弼感激無以報稱條陳十事上之復上表謝恩而
去

新會舉人陳獻章屢試禮部不第成化五年遂還

山養母十五年彭惠安公部爲廣東左轄朱中丞

英總兩廣軍事交薦旨下吏部移文藩司趣令

赴京以舊疾未平母年加老辭不赴郡縣促駕不

得已十九年三月造朝五月吏部奉旨恁部裏

還考試了量授職事來說時獻章方病七月赴考

俄疾作復歸寓八月上疏言母老病求歸甚切九月上旨陳獻章既巡撫等官薦他學行老成可用今懇切求回養母吏部還查聽選監生願告回家的例來說吏部覆請上旨陳獻章既係巡撫等官薦他今自陳有疾乞回終養與做翰林院檢討去親終疾愈仍來供職獻章上疏謝去

田處士劉閔弘治中林見素俊言其恭慎純粹

學行高古日無二粥身無完衣而處之裕如徐貫劉大夏每拜其門知府王弼齋所必迎致曰對劉君鄙吝自去詞藻雖不逮其為人而德宇道風人自難及乞仍布衣入侍東宮有奏未上

讀成布衣祭忠文詩成器餘姚人正統末聞劉忠愍球死獄即邑中龍泉山頂爲文祭之祭畢以餽

頒諸同志其文歷述古今權奸之禍凡三千餘言人謂之祭忠文今其地謂祭忠壇詩曰萬古興亡

淚滿箋一壇遙憶祭忠年大書筆在憑誰執高調歌沈待我傳無地可投湘水裔有天應照越山顛

布衣閔世尤堪弔何處松楸是墓田邵文莊公

吾鄉人國朝名臣輩出開創時文成劉文憲宋

壽畫軍旅劉興制禮樂宋未四十年而有靖難之

事則遜志方孝孺效夷齊之節又未五十年而有岳

狩之事則肅愍于謙收宗澤李綱之功又未八十年

而有南昌之變則端敏胡世寧發其奸忠烈孫燧死其

難陽明王守仁平其亂此皆焯焯在國史者內閣今

纔七人文簡黃淮文懿呂原文毅商輅文正謝遷文忠張孚敬

又南渠李本王文通共七人皆能稱其職矣若章文懿懋純心

正學師表海內稱為大老又不可以功名論也

宸濠之役王陽明守仁不顧九族之禍賊擒奏凱

江彬張忠諸佞倖導康陵南征罪人未就甸

師之戮中外危疑洶洶視行陳間尤費心力媚嫉

之徒肆為誣詆天日鑒之而已其桶岡橫水泃頭

之賊連穴數省寇叛數十年國無大費竟爾盪定

此功豈在靖遠王驥忠毅威寧王越之下其學術非潛心

內省密自體察者慎勿輕訾也

今人專指斥陽明王文成學術余不知學但知大學

恐不可直以宋儒改本為是而以漢儒舊本為非

此須虛心靜思乃得之若寧藩反時余時年二十

一應試在杭見諸路羽書皆不敢指名宸濠反或

曰江西省城有變或曰江西省城十分緊急或曰

江西巡撫被害重情或曰南昌忽聚軍馬船隻傳

鹽邑志林 卷之三十六 今言卷六 圭

言有變惟陽明傳報明言江西寧王謀反欽奉密旨會兵征討安仁謂陽明學本邪說功由詭遇又曰王其心事衆所共疑何其不諒至此

麓川之役大費財力騷動半天下比再出兵益復

虛耗苟且奏捷鐵券金書王驥靖遠伯至今不絕威寧

王新建王守仁止終其身豈不舛哉今新建世威寧未復

知已不易得楊文貞高士不知王文端直西楊濟

葉文莊盛不知于肅愍謙省垣彭文憲時不知

李襄敏秉斥大臣姻黨忤彭李文達賢不知葉文莊

盛李因丘文莊忤葉丘文莊濟不知王端毅恕丘代醫

王倪文毅岳不知莊定山景冢宰馬端肅文升不

知劉忠宣大夏崔文敏銑不知王虎谷鳳雲張文忠孚

不知王陽明守仁

李叔正者江西靖安人性聰敏年十三以能詩名

既長博通諸子百家言時稱江西十才子叔正其

一也友諒陷南昌其妻夏投井死叔正義不再娶

洪武四年徵除國子學正遷渭南陞興化知縣禮

部員外郎請老不許除國子助教遷監察御史湖

廣參政陞布政使召為禮部侍郎十四年春進尚

書是年有司薦賢良往往以儒學訓導應詔叔正

上言師範缺員生徒廢業不可 上曰朕急作人
務求明師有司又薦而他用甚失朕意禁勿許
經筵面奏近世無聞惟嘉靖甲申三夏呂修撰柟
言五月十二日 獻陵仁忌辰是日講筵 君臣
不宜華服已丑八夏陸祭酒深言講官講章不宜
輔臣改竄使得自盡其愚因以觀學術邪正呂未
幾以論禮謫解州判官陸竟以此謫延平同知程
正叔詞嚴義正范堯夫色温氣和皆賢講官也今
難其人矣

臣品

山西三傑喬公宇王公鳳雲王公瓊白巖宇以德

量勝虎谷鳳雲以節槩勝晉溪瓊以才略勝然而晉

溪有功於民社矣

威寧王出塞俘馘甚多虜自永樂以來惟此奪其

氣一時羣臣忌功百方誣訕皆非實事也汪直自

敬憚威寧威寧不峻拒之亦未為過後人乃以威

寧比陳鉞何其忍也

嘉靖中議文廟祀典進文中子王后通蒼胡瑗歐陽

修四人從祀文中之學得孔顏正傳后以明禮胡

以善教歐陽以濮議故永嘉張孚以此韓退之

論大禮入內閣者席文襄

書張文忠

敬桂文襄

葛

方文襄

夫

四人霍文敏

韜

以禮書掌詹事府事若

楊文襄

清

再入閣以稱張疏李文康

時

以諭德是

張說入閣

小說云永樂二十二年雷震

奉天殿下詔求言

主事蕭儀首言從都北平非便

長陵震怒加以

極刑時科道亦

又云

朝廷不宜輕去金陵以致

此變因劾與議

謂大臣

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

午門前對辯都

四史

陳瑛言言官白面書生不知

大計宜加重罪

旨令侍臣詰問再三得夏忠靖

公

原

解之遂令各回衙門辦事否則又有蕭儀之

禍矣陳瑛已於永樂九年有罪下獄死

弘治十一年

戊午

三月監生江瑛奏言劉健李東陽

杜絕言路掩蔽聰明妬賢嫉能排抑勝已急宜斥

退健東陽疏言近日兩京科道指陳時弊并劾奔

競交結乞恩傳奉等官雖未盡當類多可採而乃

漫無可否槩下施行自

祖宗朝至今無有此事

皆臣等因循將順苟避嫌疑不能力贊乾剛俯從

輿論別白忠邪明正賞罰以致人心惶惑物議沸

騰草野之下其言乃至於此乞罷

上不許下瑛

詔獄徒等又上疏力救瑤得釋

景泰四年八月工科給事中徐廷章條上七事一重官爵部增尚書一人左右副僉都御史至三十餘人人加師保名器猥濫二慎師儒今教官多歲貢監生及山林儒士素無問學輒爲人師授經且句讀不明問難則汗顏莫對宜用副榜舉人便三嚴科貢近科舉開額陝西山西百名三倍於昔會試禮部百無一中歲貢亦四倍於昔比及入監即以存省京儲悉遣還家請依宣德正統例四却珍竒蠻夷屢貢金銀寶石火雞白鹿諸物未爲國瑞

而傳道病民納侮夷狄請一切謝絕五因封守河南山東湖廣浙江內地可省巡撫官遼東永平紫荆諸邊鎮不可缺宜定選二人更代無使熟情僨事六禁諂瀆京師每節序男婦雜沓寺觀淫穢敗倫乞懸榜禁約七誅阿附吏部尚書何文淵以奸邪免官許資王巍汪庭訓陳鈍何澄王遠皆依附文淵並宜治罪 上曰朕即位初加秩舊臣資匡輔其如故餘下有司議報聞

孝皇

弘治

召見劉忠宣公

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

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罷者卿

可寫揭帖密封進來對曰不敢 上曰何曰先朝
李孜省可爲鑑戒 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孜省
營私害物者比曰臣下以揭帖顯行是亦前代斜
封墨勅之弊 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事
有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容之內閣可也如有揭帖
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 臣不敢效順 上
稱善久之

嘉靖年來浙中儒臣可爲輔弼者王文定公瓚董
中峯先生玘張文定公邦奇皆不得用中峯文學
蘊藉行誼修潔竟爲永嘉 張孚中傷一廢不復起

善類甚惜之王 瓚官至禮部侍郎張 邦奇南京兵部

尚書中峯 董及張余嘗接其言論正人君子也

張西磐潤自給舍歷官南吏書行業無玷其當逆
瑾時著風節在工部昌言正色折翊國之驕悍一

時大臣罕能及之嘉靖丁未 二十六年尚書一考北上

改大倉尚書未上言官論劾下吏部不與題覆候
數月西磐自陳疏至 內批致仕王兩州學夔文

學深淳操履廉潔嘗爲文選郎中守正庇善類爲

張 孚桂 敬所惡出爲南太僕少卿改太常矣復中

他事降外任歷陞南禮吏二部尚書恭慎簡實不

屑依比人亦有才畧顧不肯發揚人不知也其擒
治昂山中偽皇子事不煩一兵亦不奏功嘉靖已
酉二十八年累乞致仕不允進南兵部尚書叅贊機務
益力辭疏未下言官又上劾章 內批王疏致仕
戶部尚書王杲汶上人甲戌進士素稱清謹但待
屬吏稍嚴急當是時邊隅多事財用不給杲一切
取辦倉庫空虛嘉靖丁未秋柄臣惡其執法又人
親暱小人之言言官又妄劾杲受賄遂逮詔獄考
訊誣伏謫戍卒

河南何瑋字粹夫有文學行誼高古灌園自給不
妄取予潔身獨行君子也王廷相字子衡少勵名
節博學能文敷歷中外著有聲績皆近時名臣後
進好言人短謂何迂腐王晚年與翊國郭勛共督團
營不能糾發其奸可謂責人無已矣

戶部尚書梁公材南京人弘治己未進士字大用
號儉菴清修勁節始終不渝為翊國公郭勛所惡
削籍初為縣令歷知嘉杭二府皆有惠政有儉菴
奏議四冊

吏部尚書周用白川都御史宋景端明簡諒有風節
不肯依附人人亦不敢干以私嘉靖丁未正月朝

觀考察甫畢相繼卒善類咸惜之周贈太子太保
謚恭肅宋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謚莊靖吏部侍
郎武城王道文學行誼表著一時難進易退晚得
嚮用是秋亦病卒

嘉靖初浙江按察使陳鼎山東人才器卓犖廉明
有風裁貪污之吏望風走去不久卒于官戊申

年七

茶陵廖希顏自浙叅政陞按察使未上任卒廖

有文學修行檢爲屯田郎中當翊國

郭勛

橫驕時力

摧其勢江南得不加賦南巡行宮亦廖疏得撤吏
才精敏又平恕不盡法惜未盡其用

近日武臣如梁震馬永皆不易得邊事日踈勞

聖明拊髀之思爲之頌曰赳赳梁公行間奮迹豸

面鳶背鷹胷虎額氣擁霆雷機深几席士戢其武

亦其其澤移鎮雲中兵驕將猥旌旄一麾聲靈頓

改夜蹙黑山晨搜青海奪彼草泉繕我溝壘紫韁

千羣蒼頭百隊禍讐唐藩威行漢塞胡隕于城憂

我恒代寵贈上公增此敵愾馬公特起明慈信

劫說禮敦詩跨馬穿札守督漁陽心懸大寧曾是

甌脫薄我郊垆乃餌其酋乃携其羣百里未闢三

捷來聞密章獻忠收攬賢傑義滅坤囊譴深需穴

全遼喁喁載乘符旃涉河陷陣逾山毀巢疆陲外
靖伍卒內囂腹心弗潰掌股斯調

近見叙名臣者多不及武臣如總兵馬永梁震王
効桂勇山西戰將張世忠安慶守將崔文楊銳漕
運顧仕隆錦衣王佐豈可多得即內臣如王岳徐
智范亨懷恩覃昌鎮守陝西晏宏河南呂憲皆忠
良廉靖縉紳所不及也

宣德三年戊申勅南京刑部侍郎段民考察在京百
司以民廉介端謹也民字時舉武進人永樂二年
甲申進士庶吉士與修永樂大典除刑部主事又與

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進員外郎郎中十九年陞
山東左叅政當是時索唐賽兒急盡逮山東北京
尼既又盡逮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民撫定
綏輯曲為解釋人情始安 上再征虜勅民舟車

轉餉節約曲筭省財力民不擾事集 上在道中
勅民與巡按御史考所過郡縣吏宣德二年召充
會試考官三年召入南京戶部為右侍郎尋改南
京刑部九年卒官貧不能喪吳文恪公訥力為經

紀始克殮成化間葉文莊公盛請褒民不果
我郡守楊公承芳乞致仕疏云錢若水居樞密年

四十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尤多三歲陶弘景奉朝請年三十六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尤多七歲放臣致仕死得與弘景若水遊於地下足矣

趙古則

字 馮謙

名

餘姚人洪武初徵修正韻衆以

謙年少黜爲中都國子監典簿同官論事不直罷歸築考古臺述六書之旨注聲音文字通及易學提綱諸書凡三百餘卷大臣薦召爲瓊山教諭進所注書不報還瓊山初謙來京宋濂遣子仲珩受業謙歸仲珩校正韻多用謙說謙六書之學最精旣沒門人柴廣敬以聲音文字通進學書者心好

之莫得而見也謙於世利聲華澹然無罣礙直義所在目無王公以此厄窮無悔卒于番禺

父子天官新安詹同同子徽徽才敏達同有文學修行皆仕洪武中靈寶許襄毅公進進子松臯讚襄毅天官正德初松臯嘉靖中松臯恭慎小心余爲屬吏未嘗見其以私怒中傷人平居簡易至大黜陟秉正不阿以故內閣嫉之襄毅文武全才清勁諒達近世名卿鮮能及之松臯與兄誥同時爲兩京戶部尚書誥博學沉思卒謚莊敏論者曰襄毅弘毅莊敏毅而不弘松臯弘而不毅余見松臯

儘有毅

薛文清公

瑄

山東巡按時嘗言內外風憲緘默都

御史顧佐惡之薛考滿署平常以故不得進階封

贈父母

方遜志

孝孺

在翰林寵任時薦西楊

士奇

西楊修實錄

乃謗方叩頭乞餘生西楊薦陳芳洲

循

不薦東西

兩王芳洲嗾人訐西楊之子稷稷竟坐法論死西

市芳洲令徐武功

有貞

更名以圖進用又力薦武功

武功竟置芳洲於鐵嶺武功為石總兵

亨

畫奪門

之謀石總兵又置武功於金齒近日永嘉

張孚貴

貴

溪

夏言

亦頗類此

宣廟坐左順門少保

夏

原吉等侍因語及古人信

讒事

上曰讒慝小人真能變白為黑誣正為邪

聽其言若忠究其心則險是以帝舜聖讒說孔子

遠佞人唐太宗以為國之賊朕於此等每切防閑

有萌必為杜絕不使姦言得入枉害忠良齊殺斛

律光國遂以弱朕常為恨汲黯正直姦邪寢謀卿

等所宜法也原吉等頓首曰幸遇

聖明臣等敢

不竭盡愚直

胡忠定公

澐

致仕歸常遣子長寧謝自叙由洪武

三十三年進士任尚書歷仕五十八年中更迎駕復辟之勞及盧忠阮浪之獄乞將臣男量爲錄用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天順改元八月十三日奉裕陵旨胡長寧陞世襲所鎮撫錦衣衛帶俸洪武三十三年實建文二年

戶部尚書王杲簡諒廉平兵部尚書劉儲秀清貞

恪慎山西巡撫孫繼魯清修苦節文行卓然皆一

時人材嘉靖丙午

二十五年

丁未

二十六年

二年相繼去位

孫繫死詔獄王荷戟南荒卒劉削籍非出內閣之

意即言官之口其貪墨奸佞依阿卑諂者安享榮

祿即有論劾行賄得解職任如故旋復陞轉以故

今之大臣實難展布上爲內閣劫持下爲言官巧

詆相率低頭下氣者以爲循謹千金雙璧絡繹道

路即以雄才大器著聲矣

王文恪公

鏊

曰予在翰林與陸廉伯語及楊文貞

士

廉伯曰文貞功之首罪之魁也予問爲何廉伯

曰內閣故有絲綸簿文貞晚年以子稷故欲媚王

振以絲綸簿付之故內閣之權盡移中官余亦不

知其然否及余入內閣見歷朝詔誥底本皆在非

所謂絲綸簿乎不聞送入况中官之專與否不在

一簿之存亡也顧人主信用何如耳廉伯之言不知何所從授天下皆傳之

國初李太師善長胡丞相惟庸涼國公藍玉諸獄未可知

若干少保謙亨石總兵亨諸獄詞恐未為無枉即劉

瑾錢寧江彬亦未必有反謀坐奸黨可也武定郭

積惡負恩本有死罪近言官所指法官所擬亦難

服其心侯爵終當復惟曹賊吉祥反是實

正德時神英封涇陽伯本無大功江彬平虜伯許

太安邊伯武德永壽伯以義兒故得封彬誅死太

謫戍邊英德及太監家七伯皆革張富張容張永

大用兄弟谷大亮谷大用弟馬山馬永成陸永陸閻弟魏英魏彬弟是為七伯

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慎哉慎哉江彬領兵殺一家

二十日報功論死得脫朱寧淫人之妻而殺其夫

逃入豹房二人皆得幸康陵武宗竟罹極刑以語

言竿牘之間陷人於死豈無果報况竊上權矯

王命而殺人是一事而得二斬罪矣况又不止于

一事一人乎慎哉慎哉

異術

蔣用文初名武生以字行儀真人洪武中為御醫

永樂八年陞院判專侍文華殿用文能視病制方

今言卷六

性謹愿恭恪有行義達世務事東宮每效規益卒
之明年 仁宗贈太醫院使謚恭靖官其長子主
善爲院判

戴元禮名思恭以字行金華人學於丹溪朱彥修
初任御醫事 太祖藥餌輒效風雨即免元禮朝

洪武三十一年五月 上病少間輦出御右順門
召諸醫官治疾無狀者盡付獄獨召元禮至榻前
曰汝仁義人也事無預汝無恐太孫即位誅諸侍
醫者獨拜元禮太醫院使遼簡王肅莊王慶靖王
皆奔喪至京聞太孫道 太祖語哭問勞元禮簡

王題仁義字大軸莊王靖王爲贊詠賜元禮或曰

文皇以舊恩陞元禮院使者誤也初洪武丙寅

文皇患瘕韓公懋治久不愈請元禮至問所用藥

曰是也又問 文皇嗜何物曰生芹元禮曰得之

矣投一劑夜暴下視之皆細蝗也晉恭王病亦請

元禮得愈病已復發卒 太祖怒逮治王國諸臣

元禮侍曰臣嘗奉命療王王飲臣藥數矣臣對王

病毒在膏肓即復作不可治今果然 太祖遂釋

晉王諸臣尚書嚴震直病 上命元禮好治之否

且償命一劑而愈有妃嗜燒酒腹痛治之愈曰十

年必復發發不可治後十年竟病腹痛死王賓者
吳中高士願受元禮方書元禮索賓拜師事我我
與方書賓不肯一日詣元禮值他出有書八冊案
上賓袖去元禮歸驚嘆自失賓不娶臨終以其書
授盛啟東韓叔暘

許紳南京人質實謹厚不喜交遊大抵有恒人也
以醫術仕至工部尚書掌太醫院事嘉靖西苑宮
入之變 聖躬甚危得紳藥始蘇余嘗造問 聖
躬安否紳曰此變禍不測論官守非余輩事切念
受 聖主深恩當以死報只得用桃仁紅花大黃

諸下血藥藥進余自分不効必自盡賴天之靈辰
時進藥未時 上忽作聲起去紫血數升申時遂
能言又三四劑平氣活血 聖躬遂安天地廟社
之靈也以故加紳宮保後數月紳病余視之曰余
必不復起曩西苑用藥驚憂所致至今神鬼不寧
百藥不効余即死 主上萬壽死無憾竟以此病
卒 上憐之卹典甚厚

袁珙字廷玉鄞人少遊海上遇異人授相術論人
吉凶輒驗 成祖聞廷玉名洪武二十三年九月
密召至北平一見伏地叩頭仰對曰殿下龍質鳳

姿天高地厚大明麗中神畧內蘊真太平天子
成祖問度在幾何時對曰年踰四十紫髯過臍當
是時撥亂反正萬邦一統 成祖喜留府中久之
已而乞歸靖難後召為太常寺丞子忠徹序班出
金錢幣厚賞珙巡狩北京召珙父子至行在出入
禁廷未幾珙請老歸卒贈太常少卿忠徹能傳父
術建文初 文皇召問忠徹對曰天命有之無憂
也獻人象大成書靖難後除忠徹戎籍會有言楚
王子重瞳者遣往視還奏無他異宣德中嘗侍
上言天顏慘肅恐宗人有急變謀上者未七日樂

安

高煦反書至官尚寶少卿致仕卒年八十三

張三丰遼東懿州人名君實字全一又字玄玄別
號保和容忍三丰子不飾邊幅人號張儼日行
千里靜則瞑目旬日一啖斗升輒盡又或辟穀數
月洪武初至太和山往來長安隴西岷州甘肅又
至揚州 成祖遣禮科都給事中胡濙名求儼偈
寔訪故君云或曰三丰死於勝國歛矣臨窆復生
入蜀遊行襄漢間

山西安邑全寅少警學易卜筮以京房斷占輒奇
中正統中隨父清大同 裕陵

英宗

北狩令大同守

關裴當問全筮得乾之復寅密附奏曰大吉夫四
初應也初潛四躍明年歲在午其于庚午躍候也
庚更新也龍歲一躍秋潛秋躍浹歲也明年秋駕
當復矣繇勿用應或之或之者疑之也還而復也
幽然象龍也數九也四近五躍近飛龍在丑丑曰
赤奮若復在午午色赤也午奮于丑若順也天順
之也其于丁象大明也位于南火方也寅其生也
午其王也壬其合也其復辟也其當九年之後歲
丁丑月寅日午合於壬乎
英宗天順元年丁丑正月壬午復即位
裕陵心識之寅至京也先犯京城將官召寅筮曰

虜無能爲彼驕我驍戰必勝虜果敗庚午也先行

成朝議未堅決寅勸石亨協謀于少保謙迎駕駕

至以太上皇居南城已而錦衣使盧忠上變告

密筮寅所寅佯不知者驚曰是何占也而凶若是

不滅族且殺身禍已種矣奈何忠大懼狎狂事得

不竟忠卒坐誅丁丑正月壬午駕出南城登極召

欲官寅辭乃範金陰陽神靈四字爲筮錢十有八

貯之牙盒賜之會清以指揮出莅徐州 上留寅

京師授錦衣百戶寅又辭不允時石亨大貴幸寅

每筮戒以持滿石不悟及禍公卿大夫善接寅寅

語不及私大抵抑邪與正拯人顛阨年九十卒

王士寧生元至正甲辰至成化癸卯

十九年

百有

二十士寧少慕養生不受室飲酒食肉走蜀入雪山投見一老人披氊衣卧深洞中石牀上長三尺餘耳目口鼻手足皆類小兒士寧頓首拜不答因執役左右老人不飲食坐則懸一囊中類乾麵飢輒取啖渴手掬飲礪水一二升士寧飢跪乞食老人與囊中物苦澁不能下咽士寧拾啖山果野菜居三年老人憐之忽曰吾語子術子識之宜出山非其人莫授士寧出雪山後事不可知其在濟寧

居城東深巷敗屋中已六十年濟寧人竊旁伺士寧久絕火食唯日啖棗數枚或菜數莖飲水少許人餽遺輒不肯受濟寧指揮王宣者海州人往見士寧駭曰吾上世有叔祖士寧好道棄家去竟不知所終翁得無是扣家事皆合宣因日與往來成化七年 朝廷下山東徵士寧俾乘安車來楊文懿公道濟造士寧問但曰靜坐寡慾坐久瞑目閉息曰我老無能 朝廷過聽召我我未聞道但習靜已久近乃日與人接大敗吾事文懿因問元末國初事曰一身之外百無所知

溥洽字南洲浙江山陰人洪武初薦高僧入京歷
陞左善世靖難兵起爲建文君設藥師燈懺詛
長陵金川門開又爲建文君削髮 長陵即位微
聞其事囚南洲十餘年榮國公姚廣疾革 長陵
遣人問所欲言言願釋溥洽 長陵從之釋出獄
時白髮長數寸覆額矣走大興隆寺拜榮國公床
下曰吾餘生少師賜也 仁宗復其官卒年八十

張正常者世貴溪人我兵取江西正常以天師四
十二代孫號正一主教天師遣人朝見正常亦屢

朝京師洪武初 上謂羣臣曰天至尊豈有師以
此爲號甚褻瀆遂革舊號號真人正常有術投符
故永壽宮井中有疾人飲井水輒瘳詔作亭井上
名太乙泉十三年子宇初嗣上言前朝嘗給有正
一玄壇符籙之印印之符籙今欽給真人銀印止
敢用上表箋乞別賜賜龍山正一玄壇之印印如
六品制宣德中宇卒無子姪懋承嗣弘治中子玄
慶病子彥頤嗣

越國公守蘭溪獲月庭和尚檢囊中有天文地理
書越公留之帳下 上征婺州越公與月庭見

上并上其書 上喜問月庭師何人曰師龍游朱

德明德明精於天文及得婺州立觀星臺 上與

月庭夜登臺觀乾象令長髮為取妻月庭與鐵冠

道人議論時不合又出語犯 上安置和州參軍

郭景祥奏和尚怨謗遣人至和州杖之死又有復

見心者能詩文 上時召見賜食見心本名天淵

髯長尺許仕元為學士元亡削髮為僧髯如故

上怪而問之曰削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

周顛仙不知其名自言建昌人長壯奇崛舉止不

類常人年十餘病癩嘗操一瓢入南昌乞食久之

至臨川未幾復還南昌日施力於人夜卧間簷間

祁寒暑雨自若嘗趨省府曰告太平人皆異其言

遂呼為顛仙不數年天下果亂陳友諒入南昌顛

仙隱迹不見及 孝陵自將定南昌將還顛仙從

道左拜謁潛隨至金陵每遇 上出輒趣進曰告

太平間見或捫蝨而談擊節而歌詞多隱語 上

頗厭之命飲以燒酒酣暢不輟衣帶常繫葛蒲三

寸許日細嚼飲水又自言入火不熱 上命巨甕

覆之積蘆薪五尺許燔甕四旁火盡滅發而視之

端坐如故如是者三寓蔣山寺月餘僧言顛仙與

沙彌爭飯怒不食半月矣。上幸翠微亭召之步趨如常因賜食乃食。上問曰能不食一月乎曰能乃坐之密室中不食者二十三日。上將幸寺賜食京師將士聞之爭持酒殺往食之既食而盡吐之須臾。上至與之食乃復食如常既醉。上將還顛仙於道側以手畫地作圈曰破一桶成一桶是時中原尚未定友諒復圍南昌。上欲勒兵往援問顛仙曰陳氏已僭號吾此行何如顛仙仰視良久曰可行上面無此人分曰與汝偕行可乎曰可踴躍持杖搖舞如狂士揮戈狀舟次皖城無風不能進顛仙曰行則有不行則無既而行不數里風果大作至馬當見江豚戲水曰水怪見前損人必多。上曰顛者言何妄復爾投之江中周曰吾入水不濡遂命投之江久而復來謁見求食命賜食食已正衣襟前引項曰今可殺矣。上笑曰殺爾何爲乃縱其還廬山及友諒敗死遣人往廬山求之至太平宮側有言一老人止民舍曰我告太平來不食且半月今去不見洪武癸亥秋有僧名覺顯者自言廬山巖中老人使來見。上以其虛誕却之會。上不豫飲藥未瘳前僧復徒跣至

云周顛仙遣進藥 上不納僧具言前事乃餌其藥覺有菖蒲丹砂氣是夕疾愈僧亦去不知所之遂親爲文勒石紀其事命善應等徃祠焉

鐵冠道人張中字景和臨川人 孝陵登鍾山詞臣扈從擁翠亭給筆劄賦詩鮑尚綱朱升張以寧秦裕伯單友中李某暨道人並應制道人初舉進士不得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談禍福多驗狷介寡言嘗戴鐵冠自稱鐵冠子人皆呼鐵冠道人孝陵嘗微行至一寺中羣僧伏門道傍迎 上曰何以知朕至對曰聞鐵冠道人云即召道人至

上手餅食未半即賜道人問道人能先知我至試言我國事顧直述無我諱道人訊口誦數十句中有一曰戊寅閏五龍歸海壬午青蛇火裏逃至洪武建文間始驗餘不敢傳先是兵亂歸隱幕府山間至城市與人言避兵處從之者多獲全壬寅叅政鄧愈薦召至 上問曰予定南昌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蘇息否對曰天下自此大定但此地旦夕當流血廬舍焚燬必盡鐵柱觀亦僅存一殿耳後指揮康太反果如其言他日龍馬兩重之對省署震擾之占剪燈花平友諒類多奇中

蜀有邵道人年七十餘始至慶陽慶陽前事不能
知道人館慶陽周家築土被衲晝夜露坐郡中諸
少年爭事道人爲弟子道人不開口言率願指色
授人人見道人願指色授亦輒心解爲奔走輒當
道人意道人喜視人病令病人張目又令張口噓
即知病人可活日諸弟子諸弟子置飯病人前道
人出袖中鐵尺橫飯上誦大悲呪已起尺摩病者
曰瘥矣不可活道人移出病家問死期出指示日
數輒驗道人不取謝錢每歲正月始活一人取尺
布裹衲衲完弗復取病家有見飯飯道人列椀案

上不問多少盡飯若加飯更列椀不食飯草惡道
人顧喜更謝造美食不食飯雜葷物第擇去葷物
終不欲更造道人又喜飲水鄉野人聞之爭入城
願觀道人飲諸弟子令鄉野人椀水案上無問多
少飲輒盡冬月水冰聞道人齒間澆澆聲頃之肩
踴面紅汗下如雨慶陽李患脛瘍久不愈問道人
曰此祟也汝往聘某氏謂其女醜將更聘女慙死
此其祟汝李大驚伏地頓首請柰何道人曰今遇
我三日解矣瘍果瘥卒之日設几三層坐其上諸
弟子夜登几旁守道人夜半霹靂隱隱起屋脊俄

有戈甲士馬戰鬪聲諸弟子懾伏地天明起視道人死矣

馬鈞陽

升文

嘗上疏言國制僧道府各不過四十人

州三十人縣二十人今天下百四十七府二百七十七州千一百四十五縣額該僧三萬七千九百餘人成化十二年度僧十萬成化二十二年度僧二十萬以前所度僧道又不下二十萬人共該五十餘萬人以一僧一道食米六石論之該米二百六十餘萬石足當京師一歲之用况不耕不織賦役不加軍民匠灶私自披剃而隱於寺觀者又不

知其幾創修寺觀徧於天下自京師達之四方公

私之財用於僧道過半乞嚴加禁約

王虎谷

鳳雲

爲祠祭郎中疏請嚴試僧道精通玄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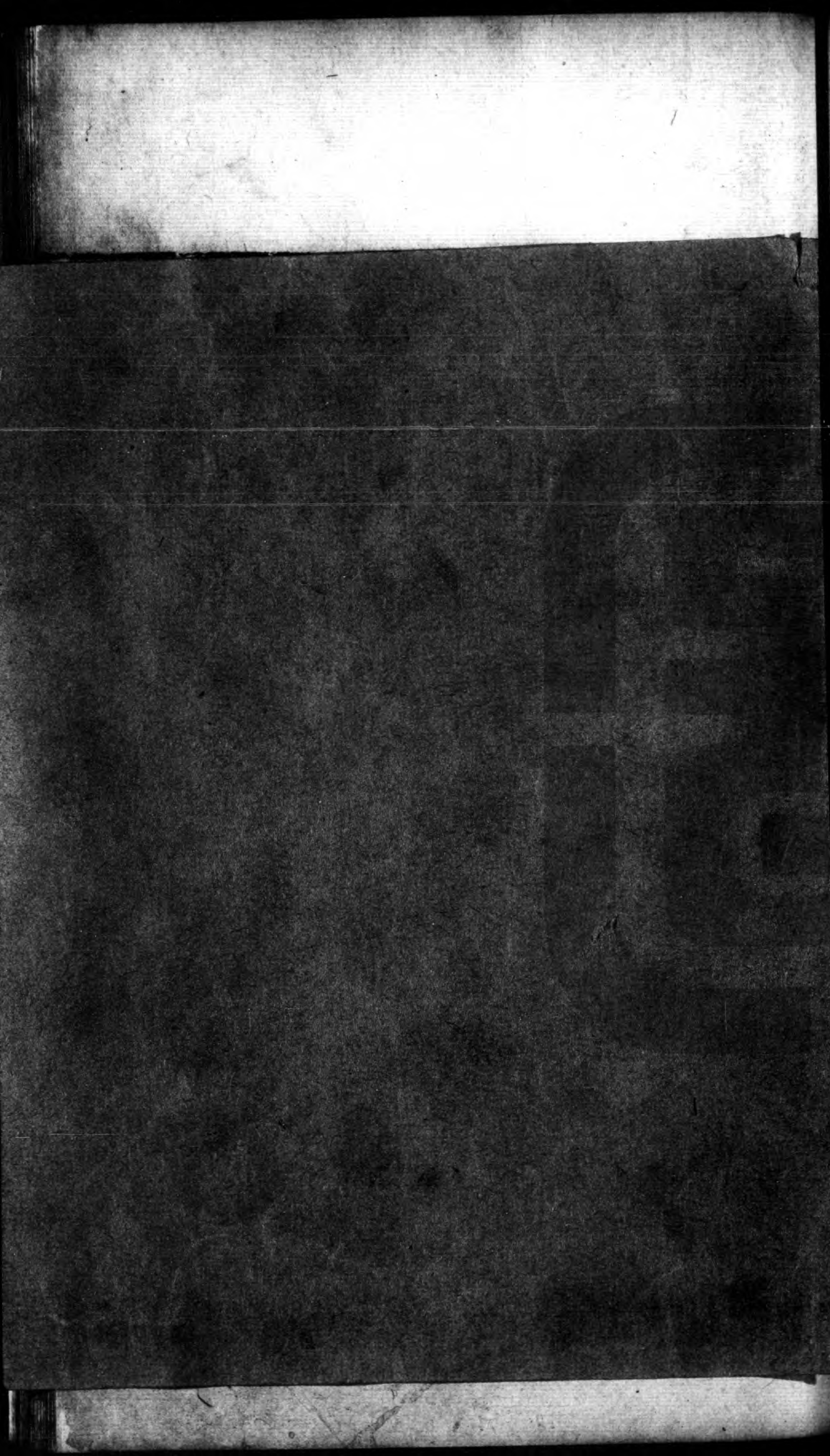
者始與度牒王晉谿

瓊

問之曰兄謂此可塞異端

乎若如兄策此輩欲得度必有精通玄典者出於其間今二氏之徒苟且爲衣食計尚不可遏塞與吾儒爭勝負若使精通玄典又可奈何虎谷嘆服

鄭端簡公今言類編



鄭端簡公古言類編上

鹽邑志林第三十七帙

黃岡後學樊維城彙編

後學

劉祖錫
姚士麟

訂閱

孫男忠初重較

易

八卦伏羲所作重之者文王也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義畫也因而重之爻在其中文畫也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坤皆止八卦至周首乾乃有六十四卦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言義易也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言文易也

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當文王事紂之時乎是故其辭危讀易而後知聖人憂勤惕厲之心也文王美里時年八十八其所演易象詞是也讀其詞而見其心矣德愈盛則身愈下名愈彰則迹愈危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以服事殷之心也危必平易必傾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也危而平矣平易至于傾也易而傾矣傾可反平也危易之心毫釐傾平之迹天壤

乾九五革九五皆聖人在天子之位也能飛堯舜也虎變湯武也坤九五周公以之泰九二房玄齡韓稚圭以之蹇六二諸葛孔明以之遯上九錢澹成有焉

乾之象見文王造周之德坤之象見文王事殷之心

易以文王爲中古禮以神農爲中古

易若無序卦後儒又將以六十四卦爲錯簡而別爲序次矣

伏羲作八卦非取於河圖也孔子傳易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

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又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不此之信而信漢儒之說可乎書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亦不言洛龜事

後世言伏羲止八卦文王重之爲六十四卦者非也若無六十四卦何以能筮筮必六十四卦乃有三百八十爻不然筮必一爻動而後可占二爻動則無卦可占矣若謂至文王方有六十四卦何以唐虞時卽有龜筮協從之說三皇堯舜何以取象於渙於噬嗑等卦乎

文言元者善之長四句說者謂先師引穆姜之言恐非穆姜所能言蓋穆姜能記述先聖賢之言也

程子傳易據王弼本弼出費直朱子易本義據呂伯恭古易則本之用何費易具於卦筮無章句以爻象文言等參入諸卦以解經田易傳自孔子經分上下以孔子所作爲十傳皆有章句蓋程朱傳義異本今乃竝行乃以朱義從程傳學者不復知有古易矣

人皆知日必有夜夜必有日而不知利必有害禍

未必非福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
聖人乎知非難不失其正爲難

書

今文尚書二十九篇出秦博士伏生所謂虞夏商
周四代之書也尚書本不止此遭秦焚坑之禍藏
於壁中多遺失耳伏生以此教於齊魯間爲大傳
三篇漢文時求治尚書者無過伏生使太常掌故
晁錯往受之至武帝時孔安國等專治古文尚書
於是古文尚書反多於今文孔臧與安國書曰尚
書一十八篇儒者以爲上應二十八宿不知又有

古文尚書是武帝前本無所謂古文尚書故孟子
引放勳乃殂落云堯典安國古文分堯典慎徽以
下爲舜典又分皋陶謨帝曰來禹以下爲棄稷分
盤庚爲三篇分顧命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凡
五篇中間多有改竄而尚書遂非故經劉歆云古
文一十六篇者類多怪異之說凡經書所引率所
不載當時老儒尊經不肯置對不肯奏立學官歆
移書甚勤竟亦不聽安國古文相傳至東晉時又
有二十五篇之書乃改棄稷爲益稷齊蕭鸞四年
姚方興以慎徽五典不可徑分爲舜典又增曰若

以下二十八字甚至改易刪落益無忌憚此又東
晉假安國之書而爲之也蔡註集註並存今古文
文吳氏纂言獨釋今文不可謂無見先儒嘗疑古
文易讀今文固難讀亦必有所釐正然古文中論
學論政精密廣大之處甚多要非聖賢不能作故
寧存而不廢伏生書先出名今文安國書後出名
古文者以古文科斗書今文隸書故也
虞書一典一謨曰堯典曰大禹謨曰皋陶謨乃古
本也五篇非古本矣

漢儒說九族有二禮戴及尚書緯歐陽說九族乃
異姓有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古尚書說九
族從高祖至玄孫凡九族皆同姓
平章百姓百姓不親百姓如喪考妣罔違道于百
姓皆指民言圻內天下隨文立義爲是漢儒以爲
百官非也

寅賓出日春分之蚤言一日也平秩東作言一時
也日中星鳥言仲春一月也

帝堯求人至公無私其臣放齊首舉丹朱曰尚親
也帝不然又問舉共工尚功也帝不然又問衆舉
鯀以尚才也帝又不然必至舉舜孝友孚人尚德

也故云禪舜張本

四岳卽許由故曰許太岳之後唐虞之際四岳之功最大堯在位既久共工驩兜伯鯀朋黨蒙蔽洪水大害堯寔憂切故遜位四岳岳不受與廷臣同辭薦舜舜旣爲百揆領衆職孜孜求才得羣聖賢若非四岳薦舜禍亂未可知也

舜初爲司徒再爲百揆三爲四岳四岳位在百揆上周官云百揆四岳四岳又在百揆下觀堯咨四岳不必百揆舜詢四岳後咨百揆百揆在四岳下也五瑞引三圭二璧爲註是周禮不知唐虞時如此

否桓圭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長九寸信圭躬圭蓋皆所以形爲琢飾文有麤縵欲其慎行以保身皆長七寸或曰直者爲信其文縵細曲者爲躬其文麤略穀璧蒲璧穀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安人蓋琢爲穀稼蒲葦之文經五寸凡圭廣二寸厚半寸璧則內有孔外有肉其孔謂之好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

修五禮據周禮吉凶軍賓嘉五禮有庸不宜獨異孔以爲公侯伯子男之禮王肅以爲王公卿大夫

士鄭以爲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此無文可據各以意說耳

虞書五刑註墨劓剕宮大辟據呂刑也魯語大刑

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鑕笮薄刑

杖

金作贖刑漢孔氏註爲黃金唐孔氏呂刑罰鍰傳

爲黃鐵與此不同蓋古金銀銅鐵皆號爲金釋器

黃金曰盪其美者曰鏐曰金曰銀其美者曰鏐是

金銀皆名金也考工記攻金之工築氏爲削冶氏

爲殺矢鳧爲鍾栗氏爲重段氏爲鑄祀氏爲劔有

銅有鐵皆名爲金鐵亦包銅矣此傳黃金呂刑黃

鐵皆銅也古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

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

收絹十疋

蔡註言孔氏以舜喪畢之明年卽位改元不知何

所據此蓋據孟子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

南河之南云

康成曰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建丑舜建子舜攝

位未改堯正故曰正月上日卽位改正故云月正

元非也猶云令月吉日辰良耳王肅輩言惟

殷周改正易民視聽夏已上皆建寅是也

五典五品五教若非孟子說明教以人倫後世何由知之漢儒已見孟子乃據左傳以父母兄弟子爲五品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爲五教五典非是太誓五常洪範彝倫卽五典也

上古教人之法不可考五倫之教自唐虞始舜何契以五品不遜孟子所謂使契教以人倫三代因之國學鄉學皆所以明人倫也教之在寬勞來正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是也夔教胄子以詩歌聲律禹欲教而讒以侯明撻記書識颺其納言皆從容漸漬之道

伏生書傳曰禮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朝夕坐于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

伯益綜聲於語鳥介盧辨音於鳴牛漢儒言公冶長亦知鳥言被縲紲之辱又言伯益臯陶之子生五歲而佐禹治水論功錫土封伯賜嬴姓秦其後也又曰益若鳥獸其裔孫非子善養馬

謚法言起於周公恐前此已有之但至周公敘謚法增廣之耳堯曰神宗堯之先又有文祖藝祖湯曰成湯又曰武湯曰烈祖曰高后曰高祖曰神后曰武王守成之主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由是

觀之謚與廟號周公前固有之

有虞取人以九德夏因之周以六德六行六藝惟商取人之途最廣孟子獨稱湯立賢無方然尤重世臣舊族之選以故商之君德最盛治道最隆漢儒言搏拊形如鼓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擊之以節樂漢初相傳爲然予見今郊廟樂器亦有搏拊狀狀如漢儒所云

舉舜敷治禹敷土敷六海禹敷下土方四敷字同是治意亦有分遣共治意解爲分別九州未安商頌亦註敷爲治禹敷土三句非三事首句總言

禹之平治水土隨山刊木是治水之節目所謂益烈山澤而焚之莫高山大川是治未之綱領卽下文導山導水此二者乃治水之要

禹貢貢道皆曰浮于惟冀州無貢道止書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蓋島與碣石字相聯書知爲海夷貢道若梁州厥貢惟鏐鐵銀鏤磬磬熊羆狐羆織皮西傾因桓是來當作一節浮於潛四句是一節梁州是今四川兼有陝西漢中金沔鞏昌西和成縣秦州湖廣施州等地若貢物俱從西傾而未是東南至西北登舟矣西傾因桓是來止言織

皮出處與所由來也潛亦非一梁川三十六江皆
是隨處登舟都到沔車行入涓舟行也雍州厥
貢惟球琳琅玕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當
為一條浮于積石四句為一條西傾在今臨洮府
一云洮卽桓西戎卽敘猶青州厥貢條中有萊夷
條牧也

咨汝二十有二人蔡註是漢孔氏以四岳為四人
不數稷契皋陶仍舊職者而并禹益垂伯夷夔龍
十二牧為二十二人鄭康成又不數四岳及稷契
皋陶而以及斯伯與朱虎熊羆為四人并禹益垂

伯夷夔龍十二牧當之皆非觀堯典兩書岳曰是
岳為一人舜賓于四門是四岳之職及斯伯與朱
虎熊羆是七人并九官乃十六人所謂八元八凱
也左傳元凱中有伯虎伯熊又有庭堅卽皋陶

古先聖人稱神者三神農神堯神禹或曰神堯非
堯號唐人以是尊高祖耳書不云乎受命于

神宗

碣石有二一在廣東南海口一在冀州北海口北
碣石在海中如河中砥柱當河入海之衝鎖中國
水口真天造也河旁地淪於海碣石遂去岸五百
里其地今為遼東西南小海其西卽冀河入海故

道山海關至冀州豐潤一帶是也未有小海時遼東亦不屬兗者蓋須入山海關是永平冀州方至兗遠矣若屬青州片帆可達故唐虞時遼東今遼陽屬青遼西今廣寧屬冀自九河淪海而兗地甚狹

州境蔡註曰據曰距曰至皆用濶註正義曰據謂跨之距至也今按海不可跨青言據海蓋越海而有遼東也

沱潛澼沮乃江漢河濟支流兗多澼豫多沮梁多沱荆多潛

傳三江者以婁松東江當之恐非夫謂之江必源泉所注積爲巨川衍爲長流者今吳地三江直畝澮之大者豈足爲江三江與九江九河意同蘇說謂岷山之江爲中江岷冢之江爲北江豫章之江爲南江卽導水所謂東爲北江東爲中江者既有中北二江則豫章之江爲南江矣蔡氏力辨其非豈知江流變遷安得據今之江流而釋古書也況江漢合流同滙於彭蠡既滙而東合而復分至海口而復合入海猶同爲逆河入海也若以蘇說爲非今之江流則今之江流亦非書之北江中江矣

安得遽以書之中江北江爲誤而以今之江流爲足據耶舊志西楚霸王廟在和州江中去岸五里今廟在陸地去江五里註疏言三江入震澤又引韋昭說錢塘江亦在三江中謬甚

江漢朝宗于海書於荊州者二水發源於梁而荆當其下流之衝入海於揚而荆據其上游之會故於此言朝宗見其上無所壅下有所洩

韓苑洛先生言雍梁二州黑水是兩黑水不相通魏莊渠先生言本一黑水爲雍梁二州之界觀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一黑水爲是

雍州貢織皮之崑崙非河源也河源崑崙去中國

不知幾萬里佛經云謂之胥靡山

古史宮文法非後世所能及導山四節用二導字其條南條相對猶虞書四官春秋分命夏冬申命南陸北陸相對舉業文字率以導岍對西傾導嶓對岷義仲對義叔和仲對和叔不成條理四官中殷言二分卯酉陰陽之中正言二至子午陰陽正位

導岍及岐一條從河西北迤邐而東南西傾一條從河西南迤邐而東北此雍梁冀豫兗徐六州表

裏之山導嶓冢一條從漢西北迤邐而東南岷山
一條從江西南迤邐而東北此梁荆揚三州表裏
之山

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冀西河上山底柱析城至于
王屋冀南河上山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冀東河上
山壺口雷首底柱析城太行恒山千里而近其至
于太岳王屋碣石千里而遙又東河之山長於南
河南河之山長於西河

敷淺原在德安者甚卑小且於江
不得書地志所載在豫章者爲是

無其關係法

卽今長江鄱陽之交廬阜山是也此山最高大
又當南江北滙水口猶導嶓於漢入江據書至於
大別山漢註亦言在豫章

唐一行言山河南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
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竝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
底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穢貊朝鮮是謂北紀
以限戎狄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北絡之陽東及太
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栢自上洛南逾江漢攜武
當荆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
南紀以限蠻夷故星傳謂北戒爲胡門南戒爲越

門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與地絡會竝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爲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與地絡相會竝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爲表裏謂之南河泗瀆以其獨入於海故名瀆漢水以入江而入海不得名瀆故海受百川在中國只四水同爲大河入海在兗州淮在徐州江在揚州濟在青州今惟江淮入海之處與禹貢同河南徙而奪淮入海濟因會河河借水通漕而其流竟莫可考

河不能次於底柱之上者河由兩山中行也出底柱則平原廣野又并受關東諸山之水水流益多水勢益大地形益卑水勢益急虞夏以前皆都在底柱之上商初都亳亦在諸山中書所謂適于山降凶德是也以後就水利反受其害以故殷數遷都至周之衰井田漸廢侯國爭水利者築隄以包沃饒之利避水患者亦築隄以隣國爲壑隄日多水日束日失其性而致怒決溢之害不小然決而南奪淮而行害郡邑爲少決而北則無復九河故道原野被害遠矣

北河何狹南江何廣河源遠而流曲江源近而流
徑也郭璞黃河賦云踰淮減江言河大於淮小於
江然郭時河非禹時河今時河又非郭時河矣河
流入海處淪海者五百里九河所占不知幾百里
今河決徙不常山東河南淮北徧地皆河往時河
不過兗豫今至徐揚江流不改於禹時也河亦何
減於江哉魏莊渠先生曰水氣旺則水形涸水氣
涸則水形旺北方水位也水氣旺於北土尅水而
水少南方火位也火氣旺於南水尅火而水旺此
天地自然相制之妙河在北其形狹江在南其形
濶亦是此理不但南方爲然以四時言水氣旺於
冬涸於夏故夏間水漲冬間水消五行皆然火旺
於夏其燄不揚火囚於冬其燄反烈洞燭此陰陽
消息之理則五行之政無難修矣此亦一說也

江源發梁州高峻處出峽稍平禹疏其上源爲三
十六江所謂東別爲沱也河流注兗州卑處入海
甚湧禹疏其下流爲九河所謂播爲九河 九江
非禹所分原有九水注於洞庭今九江府 禹貢

九江

弱黑河沈淮渭洛皆先言導後言水江漢先言山

後言導恐江漢二條當在導洛之下亦自西北而東南

江初受漢滙於洞庭此南受沅湘諸水過此而東滙於鄱陽此南受嶺北豫章諸水疑彭蠡爲巢湖者絕無謂洞庭鄱陽二湖俱當南水北入江處猶今猷澮凡兩巷相交處卽成一大漾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句斷漸深於被被遠於暨當時輿圖廣袤之勢然也讀朔南暨聲教者非是朔卽朔方南止於荆揚彭蠡震澤之間當時江浙湖南廣東雲貴未入版圖

孔馬鄭王與皇甫謐皆擬世本言有扈與夏同姓楚語云昭王使觀射父傳太子射父辭之曰堯有丹朱舜亦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皆同姓觀不可考

文王罪人不孥甘誓湯誓有孥戮之文蓋軍法也康成曰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春槩謂從而沒入縣官也孔以孥戮爲權脅之辭

禮有救日之法於時瞽人樂官進鼓而擊之嗇夫馳騁而取幣以禮天神庶人奔走供救日食之百

役周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役庶人供之鄭註庭氏云以救日爲太陽之弓救月爲太陰之弓救日以枉矢救月以恒矢其鼓蓋用祭天之雷鼓也左傳有日食伐鼓用幣之禮車馬曰馳步趨曰走政典七政之典籍也故言先時後時與周禮政典不同

桀都安邑在湯都亳西南伐夏當從東而往書序升陞升者下向上陞是山阜之地漢儒以爲歷險迂路出其不意陞在河曲之南蓋潼關左右從陞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西桀西出拒湯故戰於鳴條之野予謂是時夏都河山之會商正路從小而西桀或西走北保太原西保秦雍山河險固于難成功乃從間道從西逼之敗必東走東方平曠無險可走逐故也桀後果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沙河至三臆奔南巢湯就放之於此

商伐夏秋收時周伐商春耕時

唐虞及夏周盛時皆以用人致治然商尤重不說用人只說求人曰聿求元聖曰敷求哲人旁求俊乂人惟求舊後世求賢之名寔自此始商賢聖之君六七作至於紂亾時尺地一民不失舊物所謂

九有之師肇域四海者蓋六百年夏周不及遠甚
豈無自哉後世用人取之甚狹待之甚輕犬馬草
芥異於商矣

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祇見厥
祖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
亳此建丑月也可見商改正朔不改月數漢註以
前爲不踰年改元後爲服闋非也

伊尹車當以商書及君奭孟子左傳之言爲信汲
冢川書妄也

先師王祀萬世其功德所由來遠矣唐虞之際七
聖一堂惟契爲司徒掌教人之事典謨中絕無契
語言惟舜命契敬敷五教在寬孟子曰舜使契教
民以人倫人倫五教之名始見於此契蓋道德純
粹惇敘典性行和平足爲世師者故其後世子
孫千餘年間聖賢八九作成湯始言性字高宗始
言學字曰誠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曰鬼神曰
知曰行曰愛親敬長曰作善作惡曰好問曰改過
皆商君臣始發之及其亡也箕子又以洪範授武
王蓋自契至先師千五百年凡先師所以教人爲
學者皆商先世相傳之旨也契以是教人開基受

姓先師亦以是教人垂世作則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其所由來遠矣

太甲子沃丁立八年而伊尹卒大霧三日沃丁以天子禮葬於亳祭以太牢親臨其喪尹時年百有餘歲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今亡

帝嚳居亳十四世至湯八遷復居亳湯後四遷至盤庚又居亳湯之前世本言昭明居砥石左氏言相土居岡丘餘未詳

殷商竝稱北朝代魏亦然商頌云商邑翼翼捷彼殷武單稱也大雅云殷商之旅咨汝殷商兼稱也

亳是殷地故殷社謂之亳社

殷三仁皆紂同姓又八臣恩義與國存亡微子是

帝乙元子故三仁自靖自獻之時箕子欲微子去

殷勿死以存宗祀箕子比干自分必死微子當問

時箕子答言我不顧行遜比干無一言相答已而

比干諫死箕子諫值紂不甚怒囚之未死其迹不

同其心一也帝乙二子微子啓微仲衍紂本同母

兄弟但其母生二微時尚爲妾進位正后乃生紂

故謂二微爲紂同母庶兄箕子勸帝乙立元子將

從之太史據法以爭曰有妻之子妾之子不得立

故立紂箕子比干皆紂諸父比干封爵不可考司
馬彪註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紂既爲
君箕子爲太師比干爲少師微子亦爲執政之卿
又有商容膠鬲仲衍祖伊非無親賢其如不何
先儒皆信今太誓非僞書以爲孟子引太誓我武
惟揚侵干之彊取彼凶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等
語春秋傳引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朕夢協
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孫卿引獨夫受禮記引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
有罪惟予小子無言此皆僞太誓所無遂信以爲
此真太誓焉知好事者不以僞太誓無此文人不
之信故用孟子諸書所引太誓文竄入所造太誓
中以圖取信於人乎

太誓十有三年蔡註以爲武王卽位之十三年漢
儒以爲通言文王九年大統未集并居喪之年中
間武王卽位不改元故云十三年皆非是今太誓
與僞太誓皆可疑詳玩今太誓亦不似武王太公
周公召公文法詞意比之牧誓相去遠甚豈可卽
據以爲當時信書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
武王少文王十四歲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

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又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
至九十三而崩適滿丁年與太誓不合今考武王
乙巳踐位已卯伐商乙酉崩蓋十有一年而東征
或傳寫誤爲十有三平據此文王崩時武王年已
七十七武王少文王十九歲

武成告于皇天后土孔氏以后土爲地泰誓類于
上帝宜于冢土又以后土爲社小劉云后土與皇
天相對以后土爲地然左傳又云勾龍爲后土豈
勾龍爲地乎地名
土社名后土名同而義異洪
武位書后土皇地祇嘉靖中分

祀北郊改書皇地祇大劉小劉炫也

異姓之邦庶姓亦在其中凡伯叔之國曰同姓甥
舅之國曰異姓於王室無親曰庶姓

皇甫士安曰召康公文王之少子是於周公爲兄
弟何君奭中無一言及之武王命康侯稱弟

剕截鼻五刑之一則截耳五刑所無呂刑以剕刑
爲三苗五虐之刑易噬嗑上九何校滅耳康成以
爲臣從君坐之刑未審是剕否

召誥二月既望漢傳以爲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
唐正義遂以洛誥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爲據非

是洛誥七年乃洛邑既成成王畱周公治洛七年而卒也作不知是何年皇極經世以為在成王即位之六年年庚寅

自奄至于宗周歸于宗周以在周工往新邑即辟于周皆是鎬京成周是洛邑東郊是下都下都亦云洛邑也殷頑民遷于洛邑是也周官正義以豐鎬洛皆為宗周非是觀召誥王朝步自周至于豐畢命步自宗周至于豐可見專稱鎬京為宗周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可見同日祭天地此非常祭初立郊故祭漢說牛二天一后稷一非是豈作洛

大事止祭天而遺地乎下社是社稷之社非地也漢說社稷共太牢郊特牲曰社稷太牢今社稷異牢

武王定鼎郊廓欲遷而未遑召公先卜黎水上以夏殷皆在河北故也卜而不吉乃卜河南澗瀍之間為王城吉又卜瀍水東為下都以遷殷民亦吉二地皆在河之南洛之北今河南南府是也厥後平王遷是王城敬王遷是下都春秋昭公三十一年城成周乃下都也顧氏云先卜河北黎水者以近紂都為其民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民

平王去豐都成周卽今河南府周公所營王城豐
爲西周敬王又去王城而遷成周此乃下都卽所
謂瀍水東也王城卽東都澗水東瀍水西也故自
敬王之後又謂王城爲西周下都爲東周

漢儒以命公後惟告周公其後三命周公後爲封
禽父於魯爲周公後非是詳玩經文君臣之詞是
周公畱後於洛成王卽辟於鎬漢儒又以王在新
邑爲成王居洛亦非王在猶行在蓋是年周公繼
召公至洛必以王命祭告郊社如今遣官攝祭之
禮惟宗廟未祭待成王躬親之亦以畱公告不可

道公祭也故於篇終又敘戊辰烝祭祭雖冬
常告文專爲畱公治洛逸祝冊是祭廟祝文作冊
逸誥是命公畱洛誥命皆逸作

成王乙酉卽位時年十三周公攝政明年三叔祿
父淮夷奄人叛戊子始平之庚寅營洛周公反政
於成王而畱治洛邑丙申周公卒孟攝政者六年
畱洛者七年

湯有天下聿求元聖伊尹也其次虺卽萊萊又或
是疑臣扈汝鳩汝方誼伯仲伯咎單湯元年至太
戊立時一百三十年矣事太戊者卽此臣扈耶

周公敘商六臣言高宗時有甘盤而不言說何言正義云高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喪不言乃求傳說漢儒以爲卽位初有甘盤佐之甘盤卒後有傳說說有大功周公數六臣不言說未知其故蓋此六臣皆商前王舊臣輔祔王者說乃高宗所求非其父小乙所遺之臣也周公畱召公專述舊臣故數盤而不及說耳

散宜生南宮适閔天太顛皆學于太公疏附先後奔走禦侮總言文王之臣宣力任事如此非專指四臣四行

康成以三亳阪尹共爲一事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二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臯南轅轅西降谷也皇甫士安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蔡註立政用士安說註盤庚又用庶成說二書亳同康成說是

古史官見于經者書有史逸及太史司寇蘇公蘇公卽太史故稱公非呼太史而使書蘇公之事蓋是時蘇公以太史領司寇其他史見者史過史墨史克之類亦多漢儒言容成造曆大撓作甲子皆黃帝史官

成周時六卿遷轉三公不然初太公爲太師卒周公代之周公卒畢公代爲太師召公仍爲太保周公爲冢宰卒召公以司空代之代冢宰而不代太師也召公歷三朝皆太保畢公代太公爲司馬而不代太師毛公代召公司空而不代太保蓋毛公不代太師毛公代召公司空而不代太保蓋毛公代榮公爲太傅康叔代太史蘇公爲司寇而不代其太史代太史者逸也

周時六卿以天地春夏秋冬爲序不以所領公孤爲先後如顧命召六卿召公太保以冢宰第一次司徒芮伯宗伯彤伯司馬太師畢公司寇衛侯司空毛公太傅不以侯伯封爵論

十一人執七種兵立七處畢門之內夾兩階祀凡六人立堂下以去殯遠故皆士五人立堂垂側階去殯近故皆大夫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內也次東西垂次側階從近向遠也在門者守門兩廂各一人故二人在階者兩廂各二人故四人畢門卽路寢門兩階者路寢三階中階無人升降故不設兵衛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王出在應門之內乃畢門之外也

路訓大故君所在以大爲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

車曰路車

漢孔氏註九黎之君號蚩尤史記蚩尤在炎帝之末楚語九黎在少昊之末孔註又言蚩尤爲黃帝所滅與史記同孔見楚語而爲此說蓋以蚩尤是九黎之君黃帝雖滅之理類尚在故至少昊末復作亂康成曰九黎學蚩尤蚩尤霸天下者孔氏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貪者應劭云蚩尤古天子諸說不同今考黃帝滅蚩尤於涿鹿之野在北鄙南蠻多黎種九黎三苗皆南蠻蚩尤九黎非一種也楚語云三苗復九黎之惡苗與黎同種康成亦云三苗卽九黎之後顓頊誅九黎其子孫爲三國高辛衰復爲亂堯又誅之舜攝位又竄之禹攝位又征之

周禮職金受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是周之贖亦止用之官府學校鞭朴之刑五刑有流而無贖言士則民亦無贖穆王時五刑皆贖又不分士民孔註言淮浦之夷徐州之戎帝王所羈縻故錯居九州之內秦始皇逐出之始皇崩至孔可數十年古老及見其事故孔二考之漢世內地無戎夷秦誓之終周書也聖人有意焉非直與穆公之寡

過也秦伯益之後世本諸書甚明益與舜禹稷契
臯陶事堯皆有大功德故禹薦益於天執大圭而
命之曰爾後人其昌舜禹身有天下稷契子孫有
天下後乎周而有天下者非益之後其誰故曰繼
周者百世可知也秦有國久而有天下若是促者
非益之劣於稷契也始皇之暴忍悍毒促之也或
曰臯陶之後何以不有天下史不言益臯陶于乎
唐二百年臯陶之後也

書古文蒼頡舊體書有六體指事象形諧聲會意
轉注假借此造字之本蒼頡以後字文雖變字體

皆同周宣王以前皆蒼頡體宣王時史籀始有大
篆十五篇號曰篆籀惟篆與蒼頡二體而已衛恒
曰蒼頡造書始於鳥跡因而遂滋故謂之字字有

六義至于三代

秦周篆書焚典籍而古文

絕許慎說文

八體一大篆二小篆三刻符

四蟲書五摹印六署書七殳書八隸書新莽改定
古文使甄豐校定六書一古文孔子壁內書也二
奇字卽古字有異者三篆書卽小篆下杜人程邈
所作也四佐書秦隸書也五繆篆所以摹印也六
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蓋秦罷古文而八體非古

文矣

詩

韓申毛韓四家言詩爲漢儒宗今韓詩外傳大抵斷章取義語涉恢諧豈足名家必更有詩傳此特其外傳韓申說無傳

邶風栢舟詩序言仁而不遇衛頃公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故云夫子曰於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易是也釋詩者以爲婦人不得於夫之詞至以羣小爲衆妾恐未然蓋此詩語意似婦言亦猶後世忠臣端士不得君而爲去婦歎出婦詞妾薄命

耳

擊鼓閔衛亂也內有土木之役外有版築之役南有戰陣之役國小役煩民不堪命

淫奔之什多男女泛然相值相戲之詞惟衛風外內亂禽獸行宣公上蒸夷姜下通宣姜如雄雉苦匏所刺公子頑又蒸君母宣姜鴉鵲不如矣所以竟滅于狄觀此則知關雎爲王化之基不誣禰第之間隱微之際世之治亂國之興亾家之昌替身之壽夭存焉愼哉愼哉

式微中露泥中注疏以爲衛二邑恐上言中露下

言泥中猶云側身天地耳

詩無燕風有召南無宋風有商頌魯亦然周南周
未有天下時詩也故不曰雅而曰南

木瓜詩序美齊桓公也衛有狄難出處於漕桓救
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衛人思欲厚報之而作是
詩朱傳疑以爲相贈答之詞又漢儒相傳以木瓜
爲林木實如小瓜可食恐未然木瓜李桃一也今
人有以木爲果者酒榼中嘗用之蓋無用之物此
詩言人以無用之物問我尚思厚報之況齊有大
造於我乎木猶言土飯也

詩揚之水戍申也申平王母家周語曰申呂雖衰
徐許猶在此四國皆姜姓四岳後也言甫許者以
其同姓重章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
許也申被楚害故戍之朱傳曰并戍甫許

王風丘中有麻序曰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
國人思之作是詩雷大夫氏子嗟字也由子嗟教
民農業故去而人思之施施難進而易退子嗟在
朝則能助教行政隱遯則能使撓墉生物公羊傳
有祭仲往省於雷之文毛云子國子嗟之父箋云
言子國著其世賢也疏云毛時書籍猶多或有所

據未詳毛氏何以知之朱傳直以為婦人淫思之
詩更詳之或曰思賢何以曰彼不曰彼美人乎今
猗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不能以禮防
閑其母失子道致人以為齊侯之子左氏亦云桓
公曰同非我子齊侯之子然文姜桓公三年歸魯
至六年九月生子同中間未嘗會襄公故春秋書
子同生詩亦言展我甥

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滅晉盡以其寶器賂周
釐王王以武公為晉君列於諸侯無衣之詩蓋述
其請命之意左傳魯莊公十六年僖王使虢公命

曲沃伯為晉侯此大事春秋不書

赴告也僖釐

士入朝見妒妒賢嫉能者寔子孫黎民之禍故嘉
魚美太平之君子樂與賢者共之朝願多賢實
為美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自古致亂皆由貪人讒人濟惡事茂不敗亾蕩

曰疾威上帝其命多辟釋之者曰疾人重賦斂也

威人峻刑法也強禦掎克曾是在位釋之者曰暴

虐聚斂之臣也何人斯曰為鬼為蜮巷伯曰緝緝

翩翩捷捷幡幡巧言曰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又曰

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皆惡讒人亂國是也

楚茨信南山甫田三詩皆言公卿分田修祀然祀
禮儀節因之有可考者直祭祀于主索祭祀于祊
正祭于堂繹祭于祊繹祭之祊在廟門外正祭之
祊在廟門內饗饔煮肉廩饔炊米廩饔又名饗饔
東西爲交邪行爲錯內羞房中之羞作肉羞者非
是宰夫內羞司士庶羞內羞米在右陰也庶羞肉
在左陽也諸宰徹諸饌君婦徹籩豆燕于寢祭于
廟燕祭不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異樂器則
詩傳曰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
禽不獻擇取三等自左臑而射之達於右臑爲上

殺以爲乾豆奉宗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供賓客
射左臑達于右臑爲下殺以克君庖貫心疾死肉
最潔美爲上遠心死稍遲次之中脇死最遲又次
之三不獻面傷踐毛皆逆射嫌于殺降不成禽惡
害幼少也小祀易死而難中故曰發大兕易中而
難死故曰殪

賓之初筵言非射非祭不飲也射飲先飲祭飲後
飲將祭擇士先射于澤宮後射于射宮大射射于
射宮將祭擇士之射也賓射射于朝諸侯來朝之
射也燕射射于寢賓客相飲之射也大射皮侯賓

射五采之侯燕射獸侯又有鄉射州長與民射于州序也并王皮之射爲五射祭奏樂聞之魂也而求其降示諸陽也灌地聞之魄也而求其出求諸陰也商人尚聲先樂周人尚臭先灌又曰廟祭取蕭合腍骨爇之使臭達墻屋亦以求神于陽也副車朝祭者曰貳車兵戎者曰倅車田狩者曰佐車皆謂之後車

瓠葉序言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而廢禮焉牛羊豕爲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饗腥曰餼生曰牽

茹蘆茅蒐茜地血禱一也可染絳藐苳草苳莫一也可染紫茗紫葳凌霄一也可染皂勤又名鼠尾亦可染皂

笙詩有辭有聲如其有聲無辭宣曰笙調不曰笙詩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今亡宋公享公孫昭子賦新宮將謂管亦有聲無詞耶其謂斯于爲新宮者非也笙詩之亡猶管詩之亡也書曰琴瑟以詠笙鏞以間詩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皆有詩也歌詠之聲依之律和之自后變以來未之有

改也是故升歌二終鹿鳴三詩也王入三終南陔
三詩也間歌三終魚麗由庚六詩也合樂終則三
南六詩衆聲偕作矣于是工告樂止曰正歌備皆
謂之歌而可謂之有聲無詞耶凡樂四節首節歌
也比歌以瑟也二節笙也輔笙以磬也三節歌笙
相禪也四節鄉樂也凡樂四節爲詩十八篇皆有
聲有詞鼓琴鼓瑟笙磬同音以雅以南此之謂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恫註言宗公宗廟先公也箋
云宗公大臣也晉語云文王詢八虞度閔天謀南
宮諏蔡原訪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以寧百神而

和萬民故詩云惠于宗公神罔時恫神者聰明正
直依人而行人能行善則民欣悅

皇矣序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
若文王湯以孤聖獨興禹則父無令問故詩中歷
言太王太伯季歷以及文王云

公劉自邠遷邠諸侯從者十有八國公劉未至之
前邠爲戎太王既去之後邠爲狄

周宣王時多賢吉甫最優文武全材也觀伐獫
狁及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四詩可見崧高送申伯
曰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烝民送樊侯仲

山甫又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若自稱者何也當時召伯不宜出管謝樊侯不宜出城齊吉甫詩意可見

詩註疏云王室之衰始於懿王非也周家積德耕稼養人千年至武王爲天子年老未幾崩成王立時內則管蔡外則奄商淮徐相繼叛雖以周公討之尚有破斧缺斨之憂兵戢之後汲汲興修禮樂一傳至康王尚有召公畢公毛公康叔禽父丁公熒父數親賢大臣相與內外佐佑康王崩而昭王立遂南征不復竟亦未聞有討罪之師昭王崩穆

王立海內益多事徐子稱王乃在中原豈特荒服不至而已君子惟強於爲善使子孫可繼耳興衰豈能預料然周室雖衰爲天王者八百年自經史以來未有歷年如此其遠者天道固不誣也

周之衰也用事大臣皇父榮夷公嗜利尹氏私其親黨于撓朝政公公好讒又有婦人寺人熒惑於內國安得不亂狄狄安得不交侵乎

魯頌僖公之盛然魯衰亦自僖始三桓專兵執政皆在僖時元年公子友敗莒爲季孫氏四年公孫茲侵陳爲叔孫氏十五年公孫敖救徐爲孟孫氏

魯頌多僖公時詩雖能振復先緒然立三桓致專魯政一傳而有子赤之禍祿去公室矣

魏莊渠先生言魯始封乃伯禽非周公也不知此何所據蓋據魯頌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故云此直述魯之有侯自伯禽始耳周公以親以功封魯侯畱王朝不曾至魯故禽父嗣侯於魯豈有武王大封功兄弟之國十四人康侯少弟尚已封衛周公四弟又開國元勳乃不封直至成王乃封乎王曰叔父是成王稱周公也必武王時伯禽尚少畱侍世子至世子即位後而遣之之國伯

禽決非始封之君魯得用天子禮樂亦不經見不足信趙伯循說亦不知何所據魯頌四篇皆史克所作駟序曰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於墉野魯人遵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中是頌魯之僭天子禮樂大抵自此時始也

玄王湯也朱傳以爲契以下文有武王又有至于湯字也但追王始於周亦止追王三世太王王季文王后稷始祖以下皆稱先公若商則未有追崇三世禮況始祖乎若商已追崇契周必追崇稷矣

桓撥二字本湯功烈桓者武也撥者撥亂反正也受小國大國亦湯事契何有焉

春秋外傳曰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以賞元侯呂叔玉乃以周頌時邁執競思文當之非也頌以歌於宗廟豈可用之饗元侯朱子以執競爲昭王後詩又曰此卽周公制禮九夏之一二說相舛必記者之誤樊遏渠蓋逸詩也韋昭以肆夏卽樊韶夏卽遏納夏卽渠叔玉又以樊遏爲一詩未知孰是爾雅蓋詩訓詁也蓋子夏傳詩者也子夏輩六十人纂先師微言爲論語論語中言詩者多矣子夏

獨能問逸詩遂悟務本之學晦庵讀詩綱領述論語十條而終之子夏得無意乎傳記中言子夏嘗傳詩今所存者詩大小序小序又非盡出于夏故曰爾雅卽子夏之詩傳也疏言釋詁周公所作今其中一字二字者姑弗論謔浪笑傲變風詩焉得周公釋乎支于九州五方四極徬徬徨徨之類詩無其文者或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要之傳詩者十九且爾雅有釋詁釋訓毛公亦以其傳詩也故其解詩錯取爾雅之名題曰詁訓傳則爾雅之傳詩毛公固謂其然矣詩有風雅頌而獨云爾雅者

雅有二小雅兼乎風大雅兼乎頌何以故詩之辭有體比之樂有音大雅之體與音頌類也小雅之體與音風類也故曰爾雅兼風頌矣爾之言近也易也言其近且易可以明雅也古之解經者訓其字不解其意使人深思而自得之漢儒尚然至於後世解者益明讀者益略麤心浮氣不務沉思譬之遇人於途見其肥瘠短長而不知其心術行業也陸農師以說詩有名多識鳥獸草木蟲魚注爾雅又著埤雅

春秋三傳

聖人將修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又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於周史乃作春秋既成以授游夏令參正之對曰不能贊一詞已乃稽之卜得陽豫之卦此漢儒之言其去聖人未遠宜信

疑傳疑信傳信一仲子也左公羊以爲惠公之妾桓公之母穀梁以爲孝公之妾惠公之母觀春秋書惠公仲子恐左公羊說爲是公羊以子氏爲隱公母穀梁以爲隱公妻妻是也

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

及二伯然虞征苗禹誓師五帝已有誓周禮司盟之官三王亦有盟左傳云平王與鄭交質是桓文前亦有質穀梁傳漢初未見諸經耳

公羊傳云天子庶人皆親逆左傳謂王尊不逆后魯哀公曰冕而親蒞不巳重乎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巳重乎此天子親逆之說也

出此三物以詛爾斯三物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臨時假用亦有不必牲者孟任割臂盟莊公華元登牀盟子反又曰盟皆用牛

胡康侯曰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穀梁氏

曰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胡說爲優

諸侯五廟惟骨六廟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周公稱

太廟魯公稱室君公稱宮穀梁曰太室卽室世

左傳潔粢豐成言爲穀則潔清在器則豐滿

左傳魯定公八年伐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顏

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

弱弓藉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

頰殪既斃矣焉能射人殪曰什也要離謂夫差云

臣迎風則偃背風則什什前覆偃卻倒

周禮太卜小事筮大事卜應筮而又用卜應卜而
又用筮及國之大事凡筮後卜僖公二十五年晉
侯卜納王得版泉之凡曰吾不堪也公曰筮之遇
大有之睽哀公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又
筮之遇泰之需皆先卜後筮

杜氏謂獲麟而作春秋范氏言作春秋而麟至杜
說是司馬公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數之纔得萬
八千字李氏數之更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公穀
書孔子生左書仲尼卒皆非春秋本文

康成六藝論曰左氏善于禮公羊善于讖穀梁善
于經康成箴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
自後二傳微而左氏顯

聖人以春秋屬子夏者經屬曾子春秋二尺四寸
書孝經一尺二寸書詩亦屬子夏

呂氏春秋引仲虺言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孝經
曰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于不孝殷周之刑豈
煩簡相縣至此

禮記

人生七年曰悼十年曰幼二十曰弱而冠然少昊
十二而冠魯襄公亦然三十曰壯乃有室文王年

十四而生伯邑考四十曰強乃仕禹益治水皆年
未二十五十曰艾言髮蒼白如艾也然又曰少艾
六十曰耆男子耆而閉房無世子則命貴公子將
薨亦如之蓋未六十無立庶子爲世子之法恐立
而復黜乃亂道也七十曰老家事傳矣況王事乎
故曰大夫七十而致仕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
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四邑十六井爲兵戎馬
二牛三四丘爲甸長轂一乘四馬牛十二頭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輜具備丘馬謂之匹馬甸
馬謂之乘馬

古之學者且耕且養三上而通一藝用力少而蓄
德多三十而立

夏小正正月雉震响驚蟄而响也謂震爲晨未然
文中子司馬公方氏皆曰晨响朝响亦未爲非但
雉寔遇雷鳴而始响响多在朝不在夜耳

高禘卽先媒亦曰郊禘又曰人先

犍爲文學曰螟螣蝻賊四種蟲皆蝗也陽祀騂牲
陰祀黝牲此皆漢儒說

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聚祭之周之七祀雖四時
祭於臘亦聚祭也八蜡諸神共立尸而伊耆氏配

之伊耆始爲蜡

陰厭陽厭求神無定在也不知其神在此乎在彼乎故有正祭必先之以陰厭終之以陽厭孝之至也孝之至也愛之至敬之至也何言乎陰厭陽厭也陰厭於奧也陽厭於屋漏也奧室西南隅不得戶明故曰陰厭屋漏室西北隅當屋之白故曰陽厭此疏說也抑亦陰謂神之歆祝而始來陽謂神之就享而將去其來來自陰也其去去自陽也詩正義云大夫無陽厭非也夫特牲饋食士禮也陰厭陽厭不殺於土而此

乎有司徹不有陽厭乎少牢饋食有司徹皆大夫祭禮也一事也有司徹者少牢饋食之終也大夫之祭始饋尸于堂卒禮尸于室一日之事也非若天子諸侯之祭明日而繹故少牢饋食無陽厭有司徹有之有司徹無陰厭少牢饋食有之大夫之祭其先也隆於土而殺於諸侯也非大夫無陽厭也惟夫宗子殤者陰厭耳矣庶子殤與無後者陽厭耳矣是謂殤不備祭由是觀之陰厭之禮隆於陽厭備於陽厭徐於陽厭陽厭者徹俎而改饌也又曰二厭無尸陰厭而後迎尸尸出而後陽厭也

索祭羣神報之曰大蜡臘祭先祖五祀令民得大
飲曰息民息大蜡二祭同月大蜡之祭素服息
民之祭黃衣古者祭服尊於朝服

恒豆朝事也水產其醢陸產加豆饋食也陸產其
醢水產

士冠禮天子諸侯大夫同天下無生而貴者冠而
受命於君始皆也若天子諸侯踐祚而後冠者又
有公冠禮其質以大夫之賢者

衡統絃緹四者皆冠之飾衡維持冠者筭是也統
縣瑱之繩卽充耳也絃繫冠於首冠冕有筭用絃

絃用一組緇布冠無筭用纓纓用二組纓自上而
結下絃從下而屬上皆垂其餘也緹冠上覆者冕
以木爲幹衣其上謂之緹藻率以韋爲之以籍玉
也鞞鞞佩刀削卽上曰鞞下曰鞞鞞紳帶卽大帶
厲帶垂貌游旌旗之游纓馬膺前飾錫在馬額鸞
在鑣和在衡鈴在旂

王有族食族燕之禮食禮無飲燕禮無食大事有
饗禮兼飲食

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曾者重也
伶氏世掌樂官而善於其職故後世多號樂官爲

伶官黃帝時伶倫吹律景王時伶州鳩論鍾簡兮
賢人不得志仕於伶官萬舞能武舞也籥翟能文
舞也如虎可以禦亂如組可以師衆錫爵者燕飲
獻王之禮惠散者祭末而賜樂吏也所謂見惠不
過一散散五升爵也

記曰雩宗祭水旱也宗讀爲禋讀如字者誤矣夫
雩請雨故魯旱則雩禋請霽故鄭水則禋古之八
雩祭以牲雲漢詩曰靡愛斯牲是也禋祭以牲春
秋大水鼓用牲於社於門是也左氏凡天災有幣
無牲之說豈別有據者乎周禮雩祭司巫禋人小邕

人各專其事漢禮雩衣皂禋衣朱各異其物蓋雩
從雨禋從火故雩以女禋以男雩於北禋於南陰
陽之義也舞皇用瓢古法也或謂雩以男佞禋以
營域更詳之

行也祖也釋輶也一祭而三名也祖而舍輶飲酒
於其側曰餞

尸取同姓同姓之中用其適男周公祭天太公爲
尸祭岱召公爲尸

一丈爲板言其長五板爲堵言其高五堵爲雉雉
長二丈

冠者取脯適東壁北面見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蓋冠時母在闈門外闈門在東婦人入廟所由之門故適東壁北面見之母拜者拜受脯也非拜子也脯祖宗所賜也其曰母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非是

晉語云趙文子冠見韓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在始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善亦蔑由至矣

天子至大夫婚皆有留車及馬之禮婚車在百兩迎之中婦車在百兩將之中女用圻婚用昏請期用圻親逆用昏日入三商爲昏霜降婦功成嫁娶行冰泮農業起昏禮已季秋至孟春皆可昏

鄭端簡公分類古言卷上終

